[illegible]子集 六

墓道文 附錄
傳
哀辭
雜著
雜識

共六

於于集卷之五目錄

墓道文

列傳

哀辭

雜著

於于集卷之五目錄

於于集卷之五

墓道文

王考司諫院司諫府君墓碑陰記

府君姓柳氏諱忠寬字弘仲始祖庇興陽仕高麗爲侍中〻判家直有奇有奇生侍中濯直諫死濯生濕以資憲摠制征對馬島有勳濕生漬〻生好池㳽島郡守好池生依草隷高一世仕止都摠經歷娶部守南祚女生公有氣量英敏軼乂必時娶參贊申公濟女新昏麗服判書柳辰仝弱冠欲交公先嘗意氣投公潢汚中公起而更衣言笑自如辰仝握手謝曰公大人也參贊之喪朝野畢會公於

坐上攘臂詆權凶不顧忌坐皆目動引去中文科選爲槐
院正字以有全材射穿楊佐關西戎幕歷騎省薇垣玉堂
望淸甚其亞闕西湖南使守錦山郡忤權凶爲然正軍罷
掌樂拜司諫嘉靖己亥卒于官年四十三淑人申氏系高
靈賢有禮以癸丑終壽五十七生一男橝儒士也補蔭官
至濟用主簿女二人長適草溪郡守李愿季適工曹佐郎
安頀橝生夢獅繕工監役夢彪承義副尉女適都承旨洪
天民夢熊生員以孝旌夢寅文科魁玉堂校理李愿無後
安頀生學生存大造紙別提德大學生弘大司贍主簿成
大夢獅子洸長城縣監凜幼夢彪子濡玉堂修撰渙太學

典籍活幼洪天民子瑞鳳徵垣正言夢熊子瀅夢寅子瀹
夘存大子仁業儒德大子徹舉武爲判官

皇考濟用監主簿府君墓碑陰記

嗚呼痛哉不肖孤哀既不亟死其忍手志我考妣墓謹撮
實迹人所耳目者略述其顚委非敢私吾親以誣天地鬼
神也惟柳氏出興陽自高麗顯始祖柳庇仕忠烈王朝爲
侍中謚英密有子判密直名有奇史稱攸基或者以音似
有奇生侍中濯事恭愍王諫而死事見國史我 太祖夢
濯爲子要官覺而異之追贈謚忠靖官其子濕之以中軍
元帥征對馬島有績歸田不顧餘十年卒贈謚襄靖濕生

漬承義校尉漬生好池守珎島山有妖病民斷石象人鎮
之妖遁去又馳毬絕壁騎如飛其地迄有遺跡好池生依
草書冠一世捷武舉坐不下權貴仕止經歷依生忠寬文
武有全材卒官司諫配參贊申公濟女生先考諱榿字大
支事親誠居喪毁已有田若僮頗優悉分之同胞人咸難
之中進士補靖陵參奉陞察訪時興道清以供職郵隷懷
之遷軍資直長陞主濟用簿隆慶丁卯終于家壽五十先
妣驪興閔氏家世甲三韓參奉褘之女同知泮之孫性孝
悰有閨範凡祀享躬蠲俎病且耋不替萬曆己亥終壽八
十與先考合窆于楊州洪福山司諫王考兆下男四人

夢獅繕工監役夢彪承義副尉夢熊中生員壬辰之亂與倭遇以身衛母死之事聞旌于門夢寅魁文科爲憲府執義女一人生聰明能通天下書適都承旨洪天民夢獅子洸縣監瀓早夭潗幼女長適幼學李光元次適郡守安忠立夢彪子濡弘文修撰淶成均典籍活幼女長適幼學尹昉次適諫院獻納柳慶宗夢熊子潑幼女適郡守安大奇次適坡溪守瓌禧餘皆幼夢寅子瀹幼女幼洪天民子瑞鳳弘文修撰

贈禮曹判書行承文判校申公勳墓碣銘并序

夢寅母兄夢獅嘗言曰吾妻黨有申勳者字仁仲文章士

也其爲文纂諸腹蒙面而卧起而揮屢千言眞壯觀也盧蘇齋守愼崔簡易岦斯文哲匠也皆稱引公文曰古文有句法章法於申氏文見之余亦備其文歎其人今其子瑞廷來請夢寅以公碣銘吁銘衆人碣尙不易況公之碣乎昔退之能銘東野子厚墓或者余庶幾乎公生于嘉靖丁酉八月四歲而孤太夫人治而警其學曰吾所望者而而不成名吾其如何公激昂不懈暨登朝祿俸悉獻之太夫人不自私圭撮居喪而毁朝夕哭于墓哭必涙三年一如初制旣終語及太夫人輒泫然朔望節日薦奠羞雖屢空不替居官廉約見利耻苟取公之婦翁欲後公妻托公以

家業公曰以女似續非古也卒不受有侄女幼齡而寡公愍之告太夫人以僮若而田若而與之究厥實行皆高古殆非季葉人所克豈但其外之文乎公年二十八中生員三十三登別試丙科人歎其早聞晚勝初授承文正字銓官朴漸喜汲引爲公有盛名屢三及公門公不一謝坐此遂寢時望出公魚川爲督郵自此終四十年一不歷顯班於內則歷禮刑工兵戶佐正郎從僉正陞正諸小局或被不悅己憚之於外則自湖西都事治楊口金城殆九年再以敬差官按罪人察究傷逮萬曆壬辰倭寇犯京都公聞金敏善舉義旅往投之見戎事岨峿去而歸安山越明年

入朝江西 行在拜翊衛司翊衛特 令上在東邸公扈
衛進海州之何有 皇勅使上監撫南方陪銅輦于公州
以至駐全州徙洪州洎回鑾京城不少離復以都監都廳
侯邢軍門夙夜服勤怒公者嗾臺官齮之公退間忠州有
才公者擇充承文院判校待亦薦將陞右秩乙巳六月以
疾卒于家未七旬一歲是年九月葬于楊州注乙洞卜其
原卯坐酉向 今上即位之五年命選關西湖南扈衛諸
臣策勳有差有司議公追及公州不當錄 上特教曰此
又初以翊衛陪衛內殿終追及公州是始卒扈衛也於是
錄勳三等贈正二品職封平興君嗚呼公碩脊剛腸人也

師友古之人俯一世空無人爲文章不蘄時用懋實行不求世人知顓視私黨如兒戲竿牘了不及勢門於是非榮辱推而與之彼雖奉養尊顯不若人乎乃其中以世所慕爲媿故終於嶔崎窮蹟而坦然不介意常日飲無何自逃於沉冥當世之向公白眼者皆以此藉口然其樂不獨在於酒也公系出平山高麗時有始祖崇謙事太祖開國諡壯節高祖諱守福都官正郎曾祖諱永錫司憲府監察祖諱撥贈吏曹參判皇考諱弘義以成均生員贈純忠補祚功臣議政府左贊成推公勳也妣朔寧崔氏政丞恒之裔大護軍濬文之女贈貞敬夫人公娶漢陽趙氏即大護軍

趙達孫之女也性仁順事太夫人三十年恍怡無違歲饗祀必以手至耋尤靡少倦視公側室出猶己出今年八十尚無恙生一女三男女適高陽郡守許昊男長曰瑞國次曰瑞廷成均生員次曰瑞民許昊生子脩娶應教蔡慶先女生一子英俊英傑皆幼瑞國夭逝無后有妾子秀民瑞廷嫡無子妾生子三人曰繼緒纘瑞民生一男四女男曰綿女適武科嚴可誠餘幼公有側室子五人曰瑞門瑞贇瑞男瑞運瑞檜銘曰

無其中者善拙故能通有其中者不撓故長窮公之文玉貞而金剛而不爲世膺雖時摧擠挫閼有所立揭之編之

梓鐫之金石煇絢乎楔楣衣被乎絃歌竹帛皆發於涵之
袟之金貂之榮獨不饒其生帶礪之盟終何補於九京惜
也不生中國又誰聆千秋萬歲之華聲

贈吏曹參判行司憲府掌令宋公承禧墓碣銘并序

維萬曆紀元四十二年嘉善大夫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
水軍節度使宋馹走傳遽以書屬夢寅曰聞爲先人墓備
麗牲片石要假好辭鐫之莫工吾子知先人亦莫吾子若
也子盍記諸曰於戲余自髫齔見吾兄而弟之摳衣奉杖
于吾先生函丈下敢不揄揚盛德以列于幽明先生諱承
禧字景愚惟宋氏籍于礪山始祖松禮以忠樹名麗朝位

至都僉議謚貞烈與子都僉議玢討逆林衍俱策大勳孫
諱瑞亦都僉議比三世爲上相其入我本朝世其紳笏有
諱鐵山即先生高祖也工曹叅議諱自剛曾祖也淮陽府
使至祖好智以己卯名儒登賢良科官至弘文館校理生
考諱枸成均進士未登仕早世配星州李氏司憲府監察
公樞之女星山府院君稷之後曰孫駉階二品追贈校理
以直提學進士以左承旨李氏以淑夫人先生于嘉靖十
七年五月辛卯生生十歲棟稟猶早學號經史文有聲籍
甚隆慶元年中司馬李氏沒由苫墓傍三霜單情禮萬曆
四年試大比擢甲科例授平市署直長五年陞成均館典

釋改刑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六年出爲咸鏡道都事
仍帶春秋七年入拜刑曹正郎啣命使北關已移工曹正
郎還守金山郡郡之人挾豪介恃搆大訟無情暨方伯曲直
殊辨頑之不屈罷官還降校書判官十年復叙爲開城經
歷不惟煦摩民以惠用文學獎多士士多益十一年朝廷
念材俊久枉于外特除司憲府掌令承召入臺省彈當路
顯樞者時許譁然不顧忌尋遷爲承文院校理左授韓山
郡守亾何解綬歸迺後國是一變信詘易地入憲府爲掌
令者三入諫院爲獻納者一或鮮劃就聞上下館職爲直
講爲司藝爲司成移司贍寺爲正先生有宿疴自窮經始

轉加於溥至十七年一功非散局不任無論階庳崇或
補判官奉常寺或充校理校書館優遊儒職二十年夏倭
冦擾京師悉家累扶疾避兵于平康縣遂卒繇嘉靖戊戌
抵萬曆壬辰生以此爲涯何其奄忽慟哉是時也兵戈滿
國道無徃不梗權厝縣西某里二十一年冦稍却迺抵其
巘永窆于鐵原治東魚背洞壬坐丙向之原以楊州先壠
地隘無可卜也先生配昌原黃氏贈承政院左承旨行漢
城府庶尹璘之女生四男三女男長曰馹中文科歷清顯十
九載令爲方伯海西次曰駿后袒免親判書宋言慎捷文
科壯元以弘文館副提學極顯敭令坐免次曰騁后再從

父宗惟漸蔭補平官全義縣監次曰騁文科選吏曹正郎
謫理山沒女一適縣令任慶遠一適文科府尹李安訥一
適生員李慶林馹生二男五女女長適校理閔慶基男長
曰時吉次世吉餘幼駿生五男五女男長曰文吉今爲某
官次曰行吉女長適直長柳禮立次適士人朴也彬餘幼
騁生三男三女長曰益吉次復吉女長適生員崔源遠餘
幼騁生三男三女男長曰鎭吉次誨吉餘幼先生賦性端
雅溫重養偏親奉先禋感盡孝誠輯先考妣筆跡帖諸廟
中以寓羹墻之慕平生耻營折權要不喜請謝交遊天曹
郎時望攸歸宵人之竿牘攢門先生始釋褐屢致彼來款

終不屨及其門坐此官多滞其當官處事不存褾裡唯公
議是秉不肯帖〻取人譏故籍名宗儒者一洗跡宮鄰冐
衆議攻之非君子之論而何晚年嬰疾却掃靜居捨圖書
服餌即不及他事為文坦夷操毫札立就嘗有關東關北
錄詩集而失於兵火惜哉三十一年騂錄原從功臣一等
推恩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
直提學尚瑞院正封太夫人淑夫人及是贈階嘉善加贈
吏曹參判兼同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
提學世子左副賓客封太夫人貞夫人噫學也而疾也狷
才也而達也耆德也而宦也閑仁也而壽也欲孰使之然

柰何乎天惟其有報子若孫烋之充堂衍宇四十餘人厥
慶何綿綿惟不佞依師訓不替迺克立揚于世登瀛跨顯
垂三十祺非先生賜也與是爲銘

贈吏曹參判權公鶻墓碣銘并序

萬曆四十八年贈吏曹參判權公妻鄭氏卒旣葬其孤公
洪兵馬節度使餘慶撰次考妣狀衰杖出西湖尋夢寅請
文夢寅忝末戚敢以罷斥辭公諱鶻字某鼻祖幸新羅後
裔本姓金羅季守古昌郡歸高麗佐太祖討甄萱有功謂
之達權賜姓權氏官至三韓壁上功臣三重大匡事太師
至我朝有左司諫大夫參生參判兼寶文閣提學克和參

判娶左參贊趙啓生女生瑊踐顯要績兩朝封綱戴佐理之功官至崇政大夫行左參贊花川君謚襄平於公高祖也襄平娶通禮門判官金係權女生監察曼衍監察娶晉山君姜希孟女生鏛成均生員生員娶夏山君成夢井女生大鈞稷山縣監縣監娶德川郡守梁允仁女生公公其第二子也繇先世內外名宗籍寵承閥少時善詩賦多聲力於文武綽有全才緣家業贍華不屑以進取屢捷不成名焉人仁愛所過住無論久近上下人皆有遺思信所謂君子所過者化也洎親亡時年五十不成喪禮之權也而過瘠中喪而殞惜哉過於孝也公生於嘉靖癸卯九月卒

於萬曆壬辰前亂妻麥夫人承旨鄭惕女事所天有家則
嘉靖戊申生至今歲七十三而卒祔公葬廣州楮子島先
兆也監察生員外司諫以下層我國二百年世葬于此公
只生一男餘慶是也舉武陞黃延道節度使轉節度公洪
來至官遭外憂追榮考叅判妣貞夫人皆節度使故節度
有室縣監金鱗善女生三男二女一男叅奉昱二男宣傳
官曇三男晟幼長女適李馨衍叅奉夭無后次女選入内
爲昭儀方承恩一家嘉若晃恩多暨碣既成叙又備盡
係以銘之曰
如其貴武勝於文不見子捴兵追顯先君如其榮男不如

女不見孫昭儀承恩侍御原厥慶來何自公積德之攸致

兵曹叅議柳君洸墓碣銘幷序

余之侄叅議柳洸字武叔籍高興前朝名臣濯之後也幼篤孝閔親窶躬拾薪懷米旣長好善與鄉人行呂氏約母病鳩藥無遐貴調指血飲子太學兼兩試遭亂以韋布追大駕龍灣肇金吾郎內工郎儀判外典漣川長城半全州剡暨令綾城扳龍科三入臺移亞春坊曰論思玉堂不苟撓行〻守正遄校理家居泰昌冬遘風疾暴亡未六旬一歲前此 上籍東郊以儀正應賞階喪之日 上記其勞命加通政兵曹叅議非贈例也爲人醇善樂易透曠器局

紆餘臨事處而辦所懽多莫逆前妻韓氏行雅著避亂望
冠先自縊旌其閭一女適士人柳來朋後娶李氏一子之
豪監陽城有治聲銘曰
家有儒士學早詣時望攸歸獨揭々器大成遂志未攄仕
路初亨命忽諸白首詩書將焉施唉彼西山塚纍々

禦侮將軍訓鍊院副正申公 汝灌 墓碣銘幷序

故禦侮將軍訓鍊院副正申公汝灌字灌夫萬曆十五年
卒葬于楊州長興里辛坐乙向之原其妻淑人睦氏萬曆
三十九年卒祔焉貧不豎石欲碣無文其甥進士朴惇生
纂次公先世履歷德行子孫徵夢寅文之謹按先世高靈

之申自麗朝顯遠祖有成用著聞連七世登文科至諱檣
仕我朝官至工曹左參判贈領議政是生諱末舟當 光
廟陟祚天與人歸其兄叔舟方首勳亞台而獨投官不顧
作亭于淳昌號歸來終老焉至今湖中人士義之立書院
玉川上祠之於公爲高祖曾祖諱洪贈判書祖諱公涉安
峽縣監考諱灝會寧府使妣昌寧成氏將仕郞覽之女贈
副提學景温之孫以嘉靖癸巳六月三十日生公淑人亦
泗川望族參判進恭之五代孫萬戶仁範之女以嘉靖某
年某日生謹按履歷歲辛酉公捷武科時年二十九壬戌
冬揀宣傳官至乙丑秋由訓鍊院出慶源皆爲判官隆慶

丁卯秋父喪已訖服除侍衛宣傳官庚午出判定州官
事官長以禮得驩心深邑人多之萬曆甲戌冬滿官加帙
授理山郡守乙亥春坐罷其冬入充都摠府經歷丙子秋
政守杆城郡越明年冬以疾傷遞還暨戊寅夏全羅道兵
馬虞候缺膺其選庚辰秋及瓜而代是冬又遷三城鎮萬
户壬午夏階三品副正于訓鍊癸未春守信川甲申春罷
乙酉春守寧城丙戌秋忤方伯免在郡病過數月丁亥正
月十三日卒于京第春秋五十有五謹按德行性敦綽器
識淵邃狀貌雄偉居家盡孝睦其處衆待物也言笑或譬
河清喜慍不吡陰陽早業弓劒有四方志不遂々黎華不

營〻家人貲財非公事不肯踵人門請謝平生自閒以謹
約官內外三十年朝評一不及身世咸難之郡守尹紹父
母兩喪俱在殯火熾殯室人辟易莫敢近公躬冒烟焰獨
扛兩柩而出遠邇觀聞者皆曰為人排患釋難不避焦爛
非徒勇耳義也非徒義耳推其孝及人孝也是果每生于
譽者能之乎迺後尹紹之女弟歸　王子每歲四令節處
誠亨公猶孝婦事舅姑感其恩也淑人生聰慧識事理婦
人解文字東國所罕而涉書史稍傳歲五十喪副正泣血
溢米絕復甦者三年衣不皂食不肉者二十五載而終得
年七十四謹按子孫公生二子五女男長濬娶邊應佐女

生一男曰有源中武科父汲娶柳德麟女無后女長適朴
進士生一男曰敏次適錦溪都正大麟無後次適判官梁
應深生三男一女女妻愼英弼男曰任曰俔曰儼次適士
人李宗智生二男三女男曰韡餘皆幼次適奉事南鎭生
三男一女皆幼不幸子女多先淑人亡淑人之終惟兩女
侍夢寅既得朴狀卒業歎曰長興則夢寅先人塋所也歸
來公卽夢寅先人外高祖也夢寅雖不文敢不先序後銘
爲先人責隣戚乎銘曰
桓〻申君世篤其文允也闇〻不怕燔灼惟義之徼豈云
贅力壓物三十年人莫爾僁緊德之令維文烈媲若人有

美媛萬古永爲隣蔚被西山 媛于權反

朴公 起宗 墓碣銘并序

吾同司馬朴都事轄有子曰文洞與不肖兒瀹聯司馬又同遊龍科以其王父碣文紀本剽狀者書來謂言外家窶貰摫鉥備貞珉一笏沙而石之已徵吾兄白閣下引且銘達日請數反余應曰世厚也敢辭諸公族朴氏諱起宗昌仲其字也六代祖有密陽人時膚策端誠翊祚功臣爲大匡門下右文館大提學家永同生漢城府左尹天貴左尹生贈工曹參議行昌平縣令興生縣令生贈兵曹參判仁碩於公曾祖也是生咸鏡南道節度使巖於公祖考也節

度生育林官止司憲府監察卽公考也配淑人開城金氏
成均生員湖之女子正德己卯二月二十九日庚子生公
之性敦醇諒約遵分寡欲居家不事紛飾絇釆以華身文
外生平耻將賄幣一置諸輔頰彝儋斗斛貯畜亾以圖昔
猶恬然不色曾不長尺寸嘗曰射時營利廢著賈豎事也
而吾不忍為其誨子弟必勗以孝悌先以己嘗之乃曰衣
止蓋形食止果腸耳毋冒可媿為匪義事是身菑也收孤
姪撫鞠家內獎飭不勸卒就學槩以己出視不辨有凖儂
兄弟有五人伯叔季皆先公下世獨與仲氏浥清先生嗣
宗比齒而住友于抵老彌篤融融然湛樂浥清亦晦德不

任有異操如公一鄉咸推歛之萬曆九年三月十三日公以疾終于家壽六十有三用是年九月卜葬于永同西院洞乾坐巽向之山東距先塋五里所令人任氏西河府院君子松之後而迪順副尉忱之女也正德己卯五月十五日癸卯生焉年二十一歸于公柔嘉静淑具滑甘瀡滫事尊章以誠禮洎娣姒分甘絶小彼此無貳言鞠子女慈教無至〻御婢僕用恩威雖怒而榎楚之亦無鬧怨辭事公四十餘年敬始終如賓以喪啇執三年喪溢米蔬食能年此所不能于弟問其毀欲滋以薑桂則云雖死毁不忍肉爲况無大疴痛乎曁免喪終制人服其神佑萬曆十六年

年七十終其年四月某日祔于公之墓同穴而左有一女三男女長廷弼次廷老次廷亮女適義禁府都事朴輅殊貫籍非同姓也廷弼生二男二女男曰濡中武科曰浰早死有遺腹子女一妻盧大益一妻柳舜賓廷老生一女嫁士人李德泗一男活側室子也廷亮生二女一婦金靜彧一婦梁應瀜朴生二男三女長文浚文出身正郎次文泂新文科女一適武出身金重鑛一適僉知愼好學一適士人閔棿守余生稍後居且異未嘗及公之生拜公謹閱朴生狀見公多茂行法宜銘之曰

天不嗇畀德不仕家而不國施未博播鄉人口絕史筆于

何不朽石靡泹

崔錫衙墓碣銘并序

嗚呼可憐哉吾之甥崔七衙字之晦大司諫鐵堅子也十九來吾家二十七逝只有二女皆稺生為人端潔雍容寡慾罕言語舉止中禮複勤於記述不勸自勗累捷大小試人咸才之事親事諸兄孝且友親嘗別與僮僕請歸之餘分同腹不色丁母喪哀踰禮日溢米不滋薑桂病瘠未終喪而沒鄉里告京兆京兆移禮部朝夕將旌閭會碣先成夢寅素鮮男女愛子深將托以死生豈意子先我溘然痛哭而銘之曰

潔而不滓其身易壞才行稟福豈上天縡女也無禄子所
以乃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崔公俊林墓碣銘并序

箕子陳疇壽德居五福之目孟氏垂典齒爵在三尊之中
慶隨善應之享天祐猗歟判尹玆惟其人資稟弘寬向人
不加慍色心安儉素處己匪尚紛華事親盡孝奉先篤之
養志無滑甘之豐備儀置蘋藻之潔哀疎敦於族隣周急
恩釐於聘嫁助結褵於親舊濟乏無恪於錢財訓子必殫
義方接物咸推悃款男女各洽其手業老少舉得其心懽
優獎自承於通政銀緋煌煌異渥尋擢於亞卿金貂炯炯

隨釦履於西班藹風雲於北闕家聲已振心事粗酬于萬
曆庚申歲病卒于京第特加資憲大夫漢城判尹追恩屬
纊含笑入泉哀榮兩深肉骨何極是年十月窆于楊州礪
峴坤坐艮向之原享年八十諱俊海字清彥系出慶州世
居漢京宣略司直貴山之曾孫豐乇淑孫之孫禦侮護軍
守渾之子夫人押海朱氏贈貞夫人司果守僊之女先公
三十八年而卒生四男二女內外諸孫五十有二人某子
中司馬某子登虎榜或弁而聘或笄而贊或負弧矢之技
或著筆硯之工能官致會計之掌業家著箕裘之舊抱几
捧席坐見曾孫衍字盈庭半是朝士信螽羽之齊繩繩蕃

翼而貽謨嗚呼盛哉其雖不文喜揚人美聊爲諸孫銘于
碣背銘曰
人心靡一貴驕富溢名雖暴待鮮厥有卒公以德興厚如
陶玉由田有秋食報壽福于子于孫流祉綿〻植墓有石
耿光千年

通政大夫順天府使宋公圻墓誌銘并序

粤若稽古礪山大姓有宋氏代有勳閥出名相鉅公惟麗
朝至我國隆赫如初其在高麗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
使攸益始發軔生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政堂文學淑
文能繼武寔生希植金紫光祿大夫判戶部事希植生松

禮推誠翊戴同德佐命功臣判典理司事礪良郡君贈謚貞
烈公中著其忠是生玢討逆樹勳封推誠輔理贊化安社
功臣平官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都僉議中贊監修國史樂
浪公贈謚良毅公玢生純忠輔理翊衛功臣壁上三韓三
重太匡都僉議左政丞判典理寺事礪良府院君瑞其在
我朝丁奉翊大夫判司僕寺事仁蕃仁蕃生中訓大夫書
雲觀正祉之生贈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行
中直大夫內資寺正辰生辰生生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
賛成兼判義禁府事行通訓大夫慶源府使萬達萬達生
贈純忠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觀象監事礪良府院君行折衝將
軍訓鍊院都正恭孫恭孫生秉忠奮義靖國功臣大匡輔
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
秋館觀象監事礪良府院君軼謚肅靖公是生贈正憲大
夫户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礪良君行折衝將軍僉知中
樞府事之翰之翰生奉憲大夫礪城君寅以 中廟朝駙
馬不役志紈綺用文雅繩已所與游多當世名流日造門
墻者皆儒士其詩文端典成家有所著行于世其筆法妙
絶碑版屛障爛燿公私率公手蹟也生行宣敎郎敦寧府
奉事惟毅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耋山

君配鄭氏東萊茂族也崇政大夫左贊成兼知經筵判義禁府事大年之女也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春秋館藝文館提學行通仕郎藝文館奉教荃之孫也贈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元耘之曾孫也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八月丙戌生公公諱圻字民止始萬曆三年以門蔭筮仕授司圃署別提掌宮園蔬菜供進御享祀明年春中司馬試第二等明年授造紙署別提司事大咨表紙明年換瓦署別提為官廨治陶埴明年權罷別提散居私第才閱月畀江原東路諸郵傳遞之任則拜保安道察訪監京官船檣艚帆笭備不虞則旋

援典艦司別坐明年遷宗簿寺直長俾察宗室善否糾劾
之明年癸未秋登文科某科賫咨文如龍灣點馬已還
陞司畜寶犧牲飼養官之長移典籍實太學儒士主經籍
之官又移刑曹佐郎郎古六部中秋官主事郎也尋罷官
其年冬爲監察卽古殿中御史者也因祖父礪城喪未葬
不仕明年以戶曹佐郎坐事罷未幾除承文院校檢明年
由戶曹佐郎陞正郎戶曹承文院奉國書享天朝而戶曹
郎古六部中地官而正郎卽古員外郎也明年因事罷明
年出守京畿之麻田郡越三年辛卯歲坐罷其年丁內憂
越三年褫服復官將出平安之肅川爲府使未之府因黃

海之延安關府使難其人時備邊司諸大臣薦公移補其
秋親有病乞遞以其民便公請留遂仍之到明年夏罷歸
其冬遭外憂三年外歲戊戌為正濟用監總理其監金銀
綾段染采明年命出牧嶺南之星州會因前官仍改使京
畿江華因黜陟者有相避遞還正軍資監首判倉庾粟
米百官頒祿事其春轉審湖西之洪州至秋遞來委國用
柴炭蘪鹽為司宰監正明年典工伎八音六律為掌樂院
正明年爲內用酒醬醋醢等物爲內贍寺正越二年無春
秋守實錄于史局明年乙巳三月以功臣嫡長入會盟宴
例陞通政折衝階充五衛將軍宿直禁中明年帶管押使

朝擬京職果下明年爲府使往湖南順天移病還家明年

辛亥三月九日將集親賓開宴于京第賓至則已逝矣享

年耳順一歲公容貌端雅言辭明敏胚胎閥閱陶揉吏

能聞之見之不習而閒及其當官莅事綽有餘裕而一未

蹐淸班振歎于時彼凡首例秩局之于冗散匪能盡公之

才器而使之然者誰哉吾未知天耶然而世家也不丐而

贏無佳辰麗日速賓于漢江之水月亭以自遣顧其樂豈

以此易彼哉公娶金氏籍光州封正淑夫人生于嘉靖甲

寅卒于萬曆乙未得年四十二父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

憲弘胤祖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知經筵世子侍講

院貳師光城君謚平靖公克福曾祖純誠明亮佐理功臣
正憲大夫議政府左叅賛兼知經筵世子侍講院賓客謚
恭安公諱光公生四男四女曰瀷業曰榮業女一適李幼
清一適鄭廣成一適柳舶一適尹善言暨夫人出曰光業
曰呂業側室出瀷業今陞折衝爲某官娶嘉善大夫呂佑
吉女生一女榮業今以義禁府都事見罷娶副提學柳濤
女李今爲義興縣監生三女長適士人沈命世餘幼鄭今
爲刑曹叅議柳今以禮山縣監訖閑尹士人也先公沒光
業今爲惠民署某官余與公生同京師少公五歲宜早相
知遇而出入殊塗兩三接而已今重從孫女壻榮業爲父

母縣盟坂為兄請志謹次其顛委藏之幽竁葬在某地某

原云系以銘曰

景彼蠡山世鍾其英青銀紫金絢爛勲盟載諸史氏儒績

脩名遠我清朝濟美揚聲青雲縱步有爛懷黃翩〻礪城

手分天章縣尉而君不顯前光維公髫脫思繼裘箕言貌

英發厥施可知外而不內不崇而卑瞻彼軒墀豈盡龍夔

壘綬銅章匪公攸期終三十年仕道嶔崎星環五衛玉弭

晥輝豈不我榮猶媿先徽顧茲巨室世業紆餘式宴賓朋

觀水南湖歌姬舞妹聊以自娛一朝永辭翳如山原鬱華

雲逝是似寧論

禦侮將軍副司果李公 光均 墓誌銘幷序

有小童子沈姓之淇名歲十二能高文大策誦經傳子集大都五十餘卷無觝滯余奇之甚授之書無不解一日袖銜一通書來甚余曰小生之外王父禦侮將軍副司果李光均字子平生有茂行其沒也秋栢有賁墓闕表無以彰牛華頗倩一語先于若堂余展其狀次其說曰李氏系星州學在新羅有諱純由鼻其祖傳十二代有孫諱長庚高麗進封以興安府院君元賜之隴西郡公號是生文烈公兆年文烈生侍中褒侍中生大提學仁敏提學生領議政稷議政生軍資監正允湜正生典設司提檢文應卽公之

考也爲人至孝侍親疾嘗矢甜苦終享九十壽人以孝感
稱正德中庭對觸時諱言多譏考官惡已卯賢流擯之世
方之劉蕡訓公盡義方獨徵乙巳士禍不屑擧子業不逐
〻交遊榮利閒居家晦其美行人莫之知盖遺我然也叩
其實蹟則稟醇篤於慈孝最隆復繩已以恭儉靜默耻扮
餙于聲譽必喪持日承顔嚴侍具輕暖豊柔以左右奉養
務極侈其喪也廬三年不一離塿下朝夕躬薦祀禮與情
俱至妻有二小姪失爺孃鞠養昏嫁猶已出人毋間於其
家行湖右有先人薄業平素遇鄉人頗得彼肺腑逮萬曆
壬辰亂挾宅避地饘粥稍有羸推其行悉施之飢人道路

之持瓢望哺者待公而活不可勝記識者服其仁曰李某之賑人周急古君子莫遠也癸巳二月卒于海美之農庄壽享稀欠一爲其亂未夷不得歸先瑩葬瘞其地勝寶山南麓其原亥坐巳向吁余生也後所逮舍殊塗一不曾與公接謹詳沈袖中狀悉其顚委李公忠信人也醇善人也雖不得位行之家足範于世所謂鄉先生可祭社者非耶公妣尹氏坡平世族也敦寧府正之崇之女遭母喪哀過而毁先提撿逝配茂朱縣監具熹女貞介聰敏見人作䟽鄙雖至親不少貸故姆儀之愚不敢以非義瞞潔中饋睦親黨克單婦禮物我於彼己子婦人常情而分臧獲田宅

先庚子後巳女重先祀也宗族多之口酉正月庚子卒壽八十有五祔于公之墓有二女長適監察沈宗範次適士人成擇善沈生五子曰俅曰俒曰倬曰傳曰偵之河俅之子也之海之淮俒之子也之漢之沆之江倬之子也之濵之瀛之泗傳之子也餘可略也成生三男曰夏宗曰夏康曰夏吉晩生夏宗之子也楚望夏康之子也餘可略也惜乎老天之報不以類應孰謂以公之孝卒無嫡可主器者晩年有側室之一男曰亨遠許武舉爲訓鍊奉事有子曰國弼銘曰

仁必有後公獨無嗣官以命德公胡不仕公有其孝受之

父母世其天爵不以文組縣薄之門壼不及儷庚粟肓衣
以施行路

亡兄奉直郎繕工監監役官柳公墓誌銘并序

維大明萬曆三十有八年歲庚戌二月四日奉直郎繕工監〻役官柳君歿于湖南之高山訃於京其弟都承旨夢寅自京從喪于南歸楊州之洪福山用二月十六日葬之先兆二孤洸溓請志諸寵吁夢寅其忍手吾兄志哉公諱夢獅字瑞伯興陽人也高麗季有侍中諱濯忠直光史策即公七代祖也大父司諫府君諱忠寬卒贈都承旨皇考主簿府君諱某卒贈吏曹判書先妣恭人閔氏贈貞夫人

驪興人也以嘉靖戊戌生君性質直不華不以權貴撓早
晩慢雖家窶匱絶絲毫無苟冒事侍孀親幹家餘五十年
一家財靡鉅細悉歸之親妻子以寒餒告只付一莞爾終
不私其藏衣裳雖緼獘綻陋猶恬然不色凡語言舉止
作楦鋪衒外匪但身不為兩見人有是疾之甚發於言面
屬壬辰亂 宣宗幸義州公偶因事抵 行在時宰薦而
官之補司圃署别坐初非求仕為也會天朝餉東征緡穀
我西關公掌督運于宣川所轉輸過十萬斛事已朝廷號
勛宣武紀公二等原從乙未移活人署别提亾何陞繕工
監監役廉謹舉職寮寀咸多之秋蒞朝夕還以母望嚴退

家高山先壠下飲不多日三酣酒半卽高歌已而垂淚盖
有所思者如是十年所以終得年七十三嘗遘疾未瘳牀
剌〻詔諸子我死其屠我西山父母趾所以卜洪福封也
公娶贈左叅賛李彥諄女眞和易於友愛最融先公二十
六年而亡生三男二女男長洸嘗判金州官季男渫方業
儒一女歸幼學李光元者夫婦洎中男潡俱早歿一女歸
草溪郡守安忠立而早寡洸生一女一男女妻幼學柳來
朋男幼李生一男曰承陽潡與安各生一女幼渫生三男
晉幼嗚呼夢寅生九齡喪皇考微吾兄訓迪方蒙若之何
稍識趨嚮以底占魁科敭顯仕常敬畏兄父視之今焉已

矣將焉如謹據二孫狀直述平生實蹟不敢半辭私譽以
厚誣幽明迺爲銘曰
人皆有言得之則生有而不有矧無而營人或有是掠美
以衒不存褋裏衷於貎顯惟孝惟弟擴靡於公稈耋一律
古人之風

文義縣令許公宙墓誌銘并序

粤若陽川許氏鼻祖於宣文始麗祖統三韓著大勳退居
孔巖不顧麗祖劃一面土地環封之稱孔巖村主自此綿
世尋晃至忠烈朝有僉議中賛文敬公珙勳業頗著入我
朝侍諱聃及澣皆贈吏曹叅判生從仕郎昫〻生奉訓郎

晉〻娶星州李氏忠義衛英㷍之女寔生通訓大夫行文
義縣令即公也諱宙字遠卿弱不好弄及長顓儒學從〻
祖草堂公曄受業草堂深於理學愛公不勤教業日將常
獎贊用勗羣弟適遘癘避窮僻草堂忌年位冐俗忌必躬
往問疾丁內艱哀盡禮人稱善喪中司馬入太學補金吾
郎官滿轉長興庫直長值兩詔使長弟而來供億絲煩之
能剸之豈循條緒聲藉甚陞殿中監察仍出令文義縣時
文邑凋瘵斥革作復公私俱赭立公至則闢污萊徠殷戶
盡昭蘇慈恕以蒞之方伯巡廉屆境耆稚攔路頌譽章具
聞陞階特有 旨國制蔭官限通訓應舉公以大夫入在

堂攻粉袍業五十不替不以官劇少懈萬曆己酉射策登
乙科時所治在嶺之衝路嶺右張勢介恃者絲絡斯路公
疾小輩不禮爲所中及去閭境人攀輿擁馬有去後思會
逆鎬以族姓嘗塗亂朝公遂却掃靜處遠其禍後果敗死
門戚官崇庳擧不保公凜然獨脫識者多其先見遭外憂
居廬不以衰謝省禮毀日大啓辛酉終于廬闋服十閱月
享年五十九是冬葬文敬公墓東五里所[illegible]山之麓公資
直方腆重臨事精敏平生未嘗疾言色輕露崖岸事親視
豊柔滑甘必親兒翁一室同爨能古人所難與人交面背
循其令不令不苟於新舊容情晩登大第見時不可爲斷

焉不纂要顯雖落拓十經年猶坦然不慍安於一邑宰惜也公先娶草溪卞氏副司果騏之女賢而早逝繼娶清州韓氏左議政襄節公確之後靖國功臣西原君世昌之曾孫成均生員景濂之女生二男二女長曰嶔次曰嵊女適沈齊餘幼呼夢寅畧世事早與交游未嘗與公接今又退隱金剛山未知謂公云何第按狀文公善人也有守者也知命者也故撰次之如右復續以銘之曰

世又徒知陞沈之者在人望公之垂仁公獨知張歛之者由天順天之自然以義滅親爵然不滓傷時帰命慨然沾灑噫之登名金榜卒何負子者十室之宰

懷仁縣監李公衎墓誌銘并序

余表姊婿敦寧叅奉李夢龍袖一紙書㪽余曰不肖甥李元龜居父憂手草先人實蹟要志其丘壟子爲我搆一句銘以綯黃壤余時忝天官無七局卒卒無閑夢龍甲日來乙日來讓余以劇爲辭噫昔余爲懷仁擇賢守衆賀得其人曾謂不月日爲斯人草斯文乎遂爲之銘曰

有字謹甫厥諱衎兮國氏同源泒則判兮姓在濟羅宗冑熾兮洎入本朝多邦幹兮伯由樹勳盟府冠兮封君命謚世七纘兮稛爲侍郎冀王燦兮石峴郎中兵政貳兮樞爻夢錫並時東兮祖藝儀部清臣誕兮清臣公考官則戢兮

公妣金氏安東貫兮公生靖末至曆算兮六戊五午甲未
擭芳公性謹厚縵無釬兮龔以待人不吝嗇兮孝奉慈闈
具饌粢兮癸巳民飢溝殍漫兮滑甘昕晡供厨爨兮貧贅
無財居異觀兮私營將養衆所歎兮兄弟有田公讓畔兮
荒愚自取古所難兮命公典樂一紀半兮奉公如家靡揭
玩兮官長多之罪斯逭兮再薦三薦官屢薦兮一麾爲邑
分宵旰兮病衰登車命先斷兮德豈運嗇不自晩兮行高
官庳人扼腕兮廣陵先原蒼峯研兮鑿出南闈涉清漢兮
公配朴氏先捐館兮權厝新昌湖西岸兮厥翁壽遠窮郎
窆兮一男元龜奉禋祼兮求文夢寅責檜翰兮刋字藏泉

期石爛芳丁巳孟冬月下澣芳

務功郎南宮公搆墓表銘

南宮中國大姓未知自何代渡海而東爲世家頗有晉唐風無聞替隆非羅麗舊族不啻如咸悅南宮源派出麗朝

務功郎搆字成叔鼻祖元清麗門下侍中賓丞相也入我

朝有副提學璨臨陂縣令贈吏曹參判翼卽郎高曾大父僖司贍正蕙春秋考活清風郡無春秋清風娶禮書參判李英賢之女生郎晉至孝親癈日衣帶徹晨及喪過毀成痼生此學不卒累捷不第雖靡弓旋之招居靜怡如也贅驪州牧使金友皐氏生四男三女燿烇爚幼學贊禽皆感

閥焞幼未聘女一適徐駙馬景霱弟景霦一適文科正尹
明普孫珩一適學生閔岌亦三韓胄也內外孫幼萬曆四
十五年寢疾裁𠦜百加八忽諸四月壬寅也揆六月庚寅
葬楊州樓院無愁里依先兆原以北亥南巳面勢四十八
年四月壬申金氏卒消八月壬申祔窆夢寅少時與南宮
游聞郎介兄扼弟格有聞適未與驩及今姻丈進士申檏
亦同郎學遣其甥南宮森引燿來乞墓銘猶衰麻在身呺
世交也敢以始面辭銘曰
蟬聯翕赤裼未繹行源淵之澤不川於孝務功天不可諶

節婦安氏傳

令人安氏掌令李彥忱之妻弘文舘漢英之女也幼性孝友其兄副正鄭世紹妻節婦也旌其門嘗讀方氏女教安氏聞而喜請學焉自是知禮義盡讀列女傳小學仍又略涉經史能內其美不出十四適李氏事舅姑單誠孝待掌令如賓凡朝廷有大事掌令謀及安氏每服其見識合宜掌令淸苦自繩不以家事嬰懷安氏裁家事得婦道外內上下皆井井有條理掌令禮敬之嘉靖乙巳掌令羅士禍卒于謫所安氏絶勺飮日夜哭不絶聲耳目口鼻流膏血死復甦時親舊皆畏禍莫顧其喪安氏賣庄資以喪祭營

曰婦人禮不可守墓于外只備几筵之供送墓所而每坐必向墓山三年不食粟米取粱沃膓斥鹽醬伏苫凷泣必血衣裳盡赤服既闋猶哀至則哭三十年猶一日每朔望節奠影堂或自製祭文詞旨懇惻見者無不垂涕語及乙巳之事輒聲淚俱發頭觸柱血被面曰我夫何辜天實鑑臨元衡元衡何至此極奉養姑夫人比公生時加謹及姑夫人歿安氏年已六十而蔬食水飲血泣柴瘠猶少年時謂人曰姑婦相依以至今今姑已歿何忍獨生爲喪三年於禮固自盡雖死亦且甘心及過稀年猶入廟親具祭需以達曙請少休安氏曰我已臨年今不自備祭之可再乎

君子曰安氏學識節行俱曠古無比宜編二南

孝子李至男傳

李至男掌令彥忱子也母安氏節行絕世動遵內則人曰至男之善胎敎也稍解語便以古人蒙養之正導之纔六七歲已通小學及十四五慨然以爲己之學自勵師事河西金先生麟厚又從履素齋李仲虎講伊洛諸書力踐實地不肯以俗士科第爲心十九掌令謫歿舒川至男勺水不入口叩地籲天絕復甦者數矣奉柩在路盛寒夜伏鬐傍氷雪上至不運肢體猶不少離時黨禍慘甚舊識皆遠之莫恤至男賣田土備殯殮物無不具親負土轝石營其

葬三年廬墓側日再上塚涕泣所迸殄草爲之枯死早進
饘粥所食惟水漿不脫絰不絶哭朝夕朔望具祭必躬不
委婢人賚子竟三年無暫懈時年尚少哀與禮得諸心非
假外拺者也三年外皇皇如在廬時日拜廟雨雪不廢出
告反面一如承顏之日每忌日蔬食水飮啜泣不接賓客
盡其日爲終身之喪不但隨俗齋素已也奉安氏殫心力
家雖貧甘旨必有四方味安氏早罹家禍有心痒至男不
離側與諸兒講論經史於前以慰其心焉安氏老病日劇
至男衣不解帶及患痢病且殆至男嘗糞甜滑沐浴稽顙
呼泣于天請以身代是夜安氏夢見神人自天而降曰汝

兒至誠動天天已許代汝矣曰忽不見安氏病愈而至男曰憂大傷壽時吐血至數升未幾疾逝以不得終養爲慟旣絶而目不瞑年若干官止參奉

烈女鄭氏傳

孺人鄭氏參奉李至男之妻而承旨鄭源之女也在乳下喪母亦知涕泣悲慕有足動人者年十四歸李氏舅姑皆悅曰吾家新婦誠孝卓倫於世及承旨掌令俱逮乙巳士禍鄭氏無他兄弟獨以身當兩家喪彼此周旋情禮俱盡父家旣籍沒沒官繼母權氏歸身姑氏鄭氏奉迎色養三十餘年必不棄事參奉左右無違必盡恭敬雖在床席間

未見惰慢之容及參奉遘疾危篤鄭氏稽顙北辰號泣請
代以身逮不救勺漿却口塊桃苫席哭擗終日夜未嘗就
寢一弊衣冬夏不易爲血淚沾漬比三年變爲赤衣不粥
不飦不鹽醬只糜粟取汁喉潤便止形枯氣渴目乾日再
三絶則擧家遑遑奔救僅以甦無日不然人謂莫保朝夕
而猶且不死咸以爲天命至强必神明者護持之雖喪制
有限終身之慟恒若憑尸之日平生未嘗對人言笑悅口
便體之物盡屛之不近乎時哀至則哭或擧聲一號則頓
絶而甦鄉人聞之曰人之聲氣費極則渴此婦人一生號
哭之聲如初何耶或曰聲發於哀哀由於誠豈彼勉强爲

叔姑氏之喪謂其子基卨曰乃父乃兄俱不幸早世克終大事惟我與若在喪制一不稱禮何以見汝父於地下乎賣盡簪珥服玩爲之需卒無憾焉鄭氏荐遭慘痛過瘠將不起一日忽罹之驚曰門禍至此我又死則先妣之祀將托之誰雖匍匐手足行朝夕奠物必自在視加勤疹疢不家祭俗習也舉國無不然而猶不以俗忌廢祀識見之透雖男子亦不及知也其子基稷基卨服家訓若是其處喪兄弟盡哀一如乃考妣基稷與女弟氣之經乾基卨幾死幸而甦豈但禀氣有薄厚亦天也非人也

孝子李基稷傳

幼學李基稷叅奉至男之子也禀質本淳羙一生目儒耳染者祖考掌令之孫忠也祖母安氏之若節也考叅奉之至孝也妣鄭氏之孝烈也雖欲不善不得復加以學問之力早自律身其樂以孝悌爲本終幼至長於灑掃應對定省告面奉養大小事一以小學爲指南王母夫人疾危劇基稷隨二親侍側治療克殫誠孝王母喜曰吾有孝子復有孝孫吾病雖苦吾心安焉暨叅奉疾革問醫藥雖賤必拜祝天禱神請代以身及大故一遵家禮非常人所易能而又盡禮文之所未及者其通天徹地之慟十人所不堪而一人獨安而行之可明其氣盡而中折也哀哉哀哉昔

范文子令祝宗祈死而果死余竊怪其天不佑善也今至
男及基稷父子祈天代死而天皆允其祈何天之不恤善
而不雨全之乎天固可諶乎次其處喪實跡則叫號擗踊
行路涕泣柴毁露宿身藉土石氷雪凍皴溢米屢却親戚
先執欲勸蔬食相視抆涙皆不忍强之入則爲王母與母
夫人醫藥周盡烹飪必親出則處山中廬庵日再上塚號
哭盡哀年才弱冠而數月之内頭盡白如着霜露目血沾
漬遂席腐赤考之古紀孝子善居喪者未有若此之至也
喪之翌年哭几遂氣寒而歸因以澌盡窮哀極痛臨死尤
篤

孝女處子李氏傳

處子李氏參奉至易之女也性莊靜警悟瑩澈敏於知見謹於言動終日端拱危坐嚴然若齋不待講學而自能曉文字家世忠孝習熟見聞而自勵以成性遭父喪執喪致哀泣盡而血啜粥三年手執奠饗遂死於毀臨終泣謂兄弟曰令吾且死從先人於地下死無所憾病母在堂不得終養爲恨耳言訖而終時年十八鄉里哀之曰孝女

清風李基卨傳

李氏法家也一家五人實行綽々雖古人罕比而獨恨旋聞之擧竟闕於亂離三綱之選復欠於近年余爲是慨恨

別次所記聞爲之五傳尚於清風基卨孝友之行首録之
則亦不免大爲闕文今欲聞緒餘而錄之則子弟因諱之
故隨余所聞畧叙顚末李基卨者處士也不事科擧專攻
心學凡事親居喪一如王母及考妣及兄弟喪瘠幾死終
不用薑桂家人試調羹欺之基卨刮其舌出血自是不敢
再誣終喪後積年沉痼幸而甦亂後爲清風郡守受笞獙
然大悔曰吾爲五斗毁父母遺軆何面目見先靈遂觧印
歸徵辟終不出厥後大小職如臺諫承旨皆虛啣也他日
選次列傳備詳本末以俟太史氏

哀辭

哭尹生哀辭

余纂古文成一帙名之曰大家文會思得雋士合余衣鉢之傳顧今之士喜速成間雖有志遠大亦患才不副所志豈無欲承我傳者非其人我還不肯耳尹生自秀士聰明俊雅容貌玉如也甫成人先禮而冠觀所著其步萬里且不志速成自期數十年讀一帙百千遍於進取尚不慕余備其才壯其志謂余所願傳者在是樂誨之日記五千言無觝滯卷未竟三而已汪然大肆矣嗚呼不跡吾門三月而已告亡豈但天不福尹生乃天不福余卒不見雋士大振我斯文也嗚呼尹生湖西人遠父母北學京師欲圖進

取不沒〻於時月者自喜年尚幼欲盡其遠大顯父母於
數十年後孰謂不旣歲而至於斯也嗚呼古之天福古人
今之天福今人處隘世遠大其志固非今世人豈久于今
之世也天弗生者今之天也夫余作哀辭慰其親與妻兩
家且卒尹生志惜乎吾文不足以壽其失辭曰
三尺不恢材以門局子翁濟難旣掂厥塞洞〻佳兒神此
骨玉黼纘其辭衆譽雷吼棲名鴈塔匪昕而暮父曰血駒
乃後鼻祖舅曰玉潤可高余户逮然而來倏爾而邁彝焱
莫援嚎吼奚遠衣裳在笥文字在壁焚之淹之胡忍此覿
各勉酒食無掛心曲嗚呼哀哉五內如灼

哭女姪正順哀辭

天之於人何禍福之盭旣賦以聰明敏惠溫柔塞淵之姿又重之以容儀之閑麗臧獲呼之以賢主諸兄稱之以令季父母愛之以孝女庶幾乎宜家宜室以雍穆乎閨闈之內天之何爲屆其成立而卒之夭好飮食幼稚之情羙衣服兒女之願惡衣菲食而爲二親羸其瀡滫何生涯之艱且困視其德宜享乎遐齡天之卒不祐何其惡將天之愛其聰明敏慧溫柔塞淵之姿閑麗之容儀欲有用於上帝之界乎抑天之惜其賢而令而孝而使之復還人世作好男子而佑斯世乎若如斯言吾庶乎抑其悲而制其涕若

冥乎漠乎禍福之蠻於人吾誰怨乎其惟上帝

哭妻叔姑夫李都事轂哀辭

常觀中國人合異姓爲婚媾也成禮既便偕其室挈之而去或遠于千里萬里終已不反故其情輕我邦人因貧窶嫁娶效眷贅非禮也而曁妻黨多同爨如本宗者滔滔故其情重聞有論夷虜之財睊睊側視本以疏合其疏漸至敵讐陋何足言者李丈娶申氏即夢寅妻大姑也李丈旣去妻第夢寅始爲贅又處乎別庄是時妻家介恃張甚屋頭猶可炙手夢寅與李丈俱白屋門張雀羅雖同一城妻黨之視兩家猶千里萬里也又況童子何知藐視權門而

贖貨者悁〻而齰之夢寅益孤於妻黨而獨李丈憐之拊之又從而字之者何李丈處約見凌能推己恕人復與孤者無競故也用是夢寅與李丈許以心還瓢聲其中不存表襮也李丈喜攻詩往〻有律作必示夢寅唯諾夢寅亦愛其疏雅無營猶夫己也情益篤夢寅既見擯強宗陸沉殊路而不善之黨狼損塗地夢寅以不肖騫騰華省從少抵老陟青雲無一跌者無非見賜千里萬里我也信〻而齰我也自是夢寅於妻黨窮斯達之塞斯煦之急斯濟之殫瑣力以周之者無他報彼不息之恩也而獨恨李丈坎軻淪滯終不食見凌之報也吁國運日否逆黨繼武嫣

媾相昵之害戕而國害而家者何限夢寅與李丈俱是討逆之家也其於先逝也尤戚戚之疚于中爲公也非爲私也今之輓人喪者率以詞夢寅之慕李丈非爲婚媾也作哀詩屢百言慟哭而送之

哭表兄洪師古哀辭

赤蛇黃羊歲奔未遠駝峯木山里閭斯近兩姓同胞各家齠齔俱業墳籍誰誨誰勸哀吾早孤退尺進寸服勤函丈籍兄庭訓同兄鳧躍挾書晨覲館之別字胥以肥膘弟家兄寬兄憐弟謹肝膽一釼誓心同刎雙星戢詩四隣淸閑松軒夏涼棐几共隱寶盖連床干雲碧巘寒潭若蒜孫石

削瑕倒冠重溯醉與爛熳兄立卓々帛學壓々步驟兄先
并榆弟晚第得龍充兄又翰苑分携離亂胥羅憂患友朋
差地途道遼蹇兄出弟入陞沉相反居家一心在朝殊論
命也如何非故倍叛惟懷赤衷豈恨時運青雲路迴驥足
先絆白首棲遑鵬程未半拋簪拔笏石田春壟烟林灞敞
迹同肥遯掉頭城塵時議喈噂一麾海西簿領何困黃楊
值閹豎此凶閔陰謀潛倡御犬反齕治長非罪白日照烟
搶頭見吏可堪慘晚病不施藥飢不與飯三木嬰身死猶
茹恨彼蒼莫莫於兄何怨尸官大理孤負清問弟實使然
尚誰之愆綽裕風儀恢弘天分江河大度撓之不濁奇數

厄廣窮途哭阮鄒陽被牢中散死憤器局難量名位不滿曉而好詩清絶其韻有術不展誰識其蘊豊山峩峩豐水混混八尺堂堂黄壤一奄謔浪難再清揚依宛嗚呼奈何哀辭漏萬

雜著

安邊三十二策贈咸鏡監司韓益之 浚謙

余於十年前曾忝巡撫御史遍行咸鏡南北道八慶興城迹窮我界登三水長嶺俯臨白頭山而其閭水土風謠邊閫得失無不領略于方寸今閤下方伯兼連帥赴是地敢以平日所籌畫者三十餘策爲行贐大抵據當國事有三

道太上多力量其次盡誠悃其次排謗議力量雖有餘而無誠悃則不能誠悃雖有餘而非排謗議則不能今之世風澆薄而習猜貳苟有擔當國事必目之以戇不然則譁然而評之不然則攻斥之壞其事乃已唯志榮利戀妻子能無愧於時若是則其誰以國事爲己責哉今閤下富力量足誠悃聲望傲著不虞於謗議儻以此言勿視之偏識歷舉而施之或者此事其庶幾乎凡天下之事智者謀之愚者賴焉勇者決之懦者從焉今日之立事唯在閤下智與勇而已吁余其窮矣哉於家則柴撥四撤而於國則欲捍衛萬世所以志大而事督然而自弱冠聞儕友以台鼎

則閤下知他日施設不止於方伯兼運帥茲將以悃愊陳之伏願閤下大者上聞小者立變而施之幸甚

其一蠲賦稅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貊二十而稅一桀取民也無程凡國之稅民有恒式雖無道之世亦未嘗盡畝而取今者斜科悉征千百其目而民之需之卷地輸諸官而尚不給始焉破財賣產終迺撤屋負畀挈妻孥而去之若是而望親上死長於喪亂之日難矣方今北地空虛生齒日耗而桀黠之偵伺欲乘其便若乃舊科不蠲則是以其民與敵也莫如期數十年盡蠲其稅歛以

裕北方民力然後乃可責禦侮雖然向者朝廷雖許蠲減而主其地者公然徵之倍昔不顧忌無他國無紀也若此者宜先繩以重律是故司馬兵法第一曰仁本

其二廣屯田

守國之道唯在於繼餉繼餉之策不出於轉粟而今者六鎮邈在北海之奧陸路數千里阻以磨天磨雲諸嶺車馬未易通水路亦數千里達子從道而北俗舟小不能周萬卒之饋今者以堂堂數百載之國勢無一粒之餉以資於六鎮而只以空城數十之卒欲固其鎖鑰不亦難乎亦一兒戲耳其勢莫若就邊地廣開屯田如趙充國任峻韓重

華古事且耕且守歲率以為常可以救待哺之卒但向者軍興之際則列邑亦多開屯田以餉軍而役于屯者皆〻民間南畝而驅来所謂舍其田而耘人之田者是以民多怨咨誠使廣募内地之民及諸防戍之卒多與之食以勸東作無瓶罄罍恥之患曽見北地土腴百穀稈高丈餘穗如馬尾而即今邊上無人白草蕭目焚之壄之何往而不可軍飢因此而可賑餔夫曰此而不勞民天旣裕元氣自固區〻之小冦不足憂也

其三 固候堡

北地設列堡以謹斥候烽燧皆據要害而設上下數百載

或仍或廢自夫昇平日久邊事疏虞之關防者亦狃於姑息今老賊偵邊所憂倍昔不可因循以度日曾聞土民言賊虜有捷逕大路達我界者五六歧其一自慶源慶興間而入者無高山大陵爲之關隔曠曠焉一平坰耳其一自會寧渡豆滿劃雲頭城而來達于富寧爲直路去老賊營不數日程其一自長白山下邐迤而南貫緣木石間抵茂山堡其間無烽燧之警其一自明川西谷直抵城底又無堡砦之報賊自其巢一夜而達每乘朝日竊發塵發焉其一於永興了德里而出或有胡人遺履林中與服者乞獎於山民其一從別害達咸興爲要衝焉盖賊之來出于了

德則定平以北之路絶出于別害則咸興以北之路絶出于明川城底及長白山下則六鎭之路絶其有堡者殘薄無形其無堡者賊雖歌舞鼓吹而來莫之知令就此五六要歧別設大堡多置戍卒以誰何則庶乎可矣太公兵法曰長關遠候者卽此也

其四禁關節

北方自經變來京城士人之族咸流轉生業有家傳臧獲在其地者計歲年責其貢罄家諸剥體着而後已又圖名公折簡三營閫帥及邑宰符移假徼纏𧗱揚而威之盡驚其庄田產業而去甚者非家傳非己有而借他人姓字攅

侵無告者比比有之北路蕭然職此爾也今宜痛禁如此人繩之法毋令擾民焉尉繚子曰內無干令托禁則外無不獲之奸其謂斯乎

其五募居民

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欲彼之不能擊莫如實我之形夫所謂實形者何聚民而已北地苦寒苦役人所厭居而直以資生之利多在皮革麻蔘雖不耕而亦給故民多樂之我國之地之僻莫如三水甲山而昔因國警其民多流於南闗而念其本土之饒産不數年而悉還其鄉矧沿海饒邑乎今若薄其稅斂寬其雜徭募四方之民則八

道之民苦稅歛久矣必相率而投之猶驅雀於叢也

其六募戍兵

太公兵法曰魚食其餌以牽於緡而欲人之就危地必以賞爲之餌南兵苦於北戍雖刑戮以驅之猶不肯用是北戍日縮今宜或添科額或免賤役或官職以誘說其心則八路渴賞之士必畢足而歸防戍不難充矣

其七愽採銀

我國多高山大嶺觸地而產銀唯北道最多銀礦非獨端川而已往聞甲山治之傍惠山城之底文川西谷皆有礦昔人多見其驗則掩匿之其他大小礦亦甚衆皆閟而不

者端川開礦已千百年穴深不可測鑿之者束火深入攀
絕崖窮幽泉往々落土石而埋焉緣絕險而墜焉入而不
出者不可勝記其役若此苦而荷鍤者不得其直官家發
軍勒役甚於防秋民尤苦之又官禁甚峻私採者重刑民
視其穴猶穽窞是以其利雖廣而其怨亦多雖有礦如端
川者猶恐掩之不密然而端之民無不華衣美食家有蓄
儲非他邑民之比以其四方之貨歸之也且聞之道路言
日者朝家許令私採楊州等地亦開礦程工而官家收稅
太重所得不償其所費故工匠怠而役人散焉我國之事
大抵然也今若勿禁私採限十年勿責其稅則民皆樂赴

而開礦甚愽雖有顧劉冉之需索將何憂焉此孫子所謂日費千金十萬之師舉矣者也

其八崎軍食

往者癸未年有胡亂大司馬李珥建議募民從良轉粟以餉軍當時朝議非之以爲見小冠毁邦典厥後餉道不續到今日極矣而免賤役通庶孽行之如金石之常典然則李珥之開路無足怪也今若或採銀蔘或務魚塩或開屯田於沿邊列鎭或造巨艦輸四方之貨或廣從良許通之路逐年繼之䟽積惡而拓賢路豈非裕餉之一助耶孫子曰無粮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可不戒哉

其九 管營屬

北民避防戍如避火苟有勢有貨出百計以圖免率以賂竄名營屬中則列邑不敢役今者三營〻奴婢工匠動以千萬計而防秋之兵尾閭于此識者皆以為言而監兵使如不聞何也以其所營在私而未暇於循國也是以營中日富而戍卒日耗此果公國之政乎是故黃石公曰能清能淨能平苟能不累於私破營案充戍兵則此真能清能淨能平者也

其十 實久戍

北方寒苦內地之人不能其水土新及第及炮殺精兵[illegible]

內地而輪防者皆及瓜而遞猶有苦顏者況其中久戍於列堡或稱軍官或稱別防其諳委北事者逐歲轉戍靑年而入白首不還埋骨于六鎭三甲之間何限黃石公三略曰良將之統軍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今若拈出此等人以褒賞之或還邊將或陞優品則士卒激昂不恐赴戍之苦矣

其十一厚月粮

夫得死士之心者不恡我之財故黃石公曰軍無財士不來中國之人乏衣食願爲兵者或曰同列之薦或因自售其技皆試其弓馬刀槍必授月銀口糧其所資有裕足以

衛一身而及妻子故人樂爲之兵赴危地如衽席我國之兵害及隣族抵死圖脫者何耶名一入兵籍視之如雞豚以恣其啖食千里荷戈雪霜逼骨辛苦無塩飢色滿面而土兵侵之堡將漁之鬻衣貸馬猶不能周竟作邊城之白骨將何所訴其寃哉今若復給月粮一遵華式則人自爲名而不以遠戍爲苦矣

其十二減稅

夫繼食之道必須乎貿遷孫子曰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然則繼食於北者莫過於販蔘盖北地踔遠商旅罕到民間種養之外無以聊其生方今貴蔘當銀衆商歸

焉北山素稱產蔘若勸民以資生業則百貨咸萃民必賴
之但邑宰堡帥峻其稅民不堪命故入山者相戒勿犯蔘
使衣食之源與蕭艾同腐惜哉非特此也採蔘之法七月
見紅實而採之名曰草蔘又曰達蔘八月見黃葉而採之
名曰正蔘胡人知我國多蔘而民不採每八月葉黃之時
兩人擡一小艇渡江至我岸藏艇林中彌山遍谷而入雖
百里遠而辮髮者蹤躪成蹊甚者入山村掠婦人蓄積而
去邊將匿而不報我國亂離之後此患益甚盖其心無我
也可勝憤哉自今以後宜於七月實紅之秋先使我民采
蔘漫山成羣無深不到邊將陳師又戒不虞令邊山更無

餘蔘而後又於葉黃之時別嚴防備毋使胡雜渡江設有
潛渡者搜林中得小艇而焚之仍大行薙獮則彼來無所
得去又梗路更無凌江攔入之患矣今宜別飭我民業採
蔘亞於耕作且戒邊邑宰帥一切蠲稅如有濫徵者以其
罪罪之

其十三 資魚鹽

六韜曰備蓄積通粮道致五穀三軍不困乏今欲通粮道
致五穀莫如魚鹽東海無潮不得墾鹽田必須煮鹽於
鐵盆鐵盆有限鹽貴如金北民不得賴此聊生夫鹽為百
貨之本中國重之寬鹽稅優假鹽夫鹽夫有罪一犯輒宥

之手犯方施其刑重貨本也北路沿海可爲塩田者如文川貰塩盆者不一令宜勸民入墾寛其税勿擾以他役安邊柢慶興列塩盆於海堧倍當數則三吳之贍不難致矣且北海魚菜之淵藪也董海民勤於漁採戒列邑絶勿筭榷税則其賴于民何可量耶

其十四条鉛鐵

太公兵法農器軍用入龍虎韜之目鉛鐵顧不重歟方今重火炮至取士於武擧八道列邑無不用以爲業而獨鉛之出只自端川其用不廣脫有冦難以此少之九何以應難當之敵北方兵器不敷盖因鉛貴而然則勸民採鐵亦

不可忽而易之者務此兩事一以資民食一以助軍儲庶
乎兩得於兵食矣

其十五繕城郭

我國築城皆累石塊不加石灰累石故不窩不灰故不固
是以敵之來積鞭則可登拔一石則舉城崩往者西關效
中朝以甎為城燒甎者病其多費柴和沙於甎而燒之柴
不費多而甎易成不經歲甎復為沙一經雨而城爛為墟
矣觀之者曰土俗異不可學於是乎等甎之令廢矣吁
我國之人心國令有是哉中國山無大草木只用稈藁雜
草燒灰而民家墻壁皆雪皜矧城郭之間哉我國漫山皆

木石而爲城者只粉諸女墻守城之時義止於華夯然後自今勒列鎭細築石泊甎必加灰則可高而堅矣燒甎必印邑名以徵其慢則甎熟而不泐矣如鑿池必及泉設品房如華制則敵來不易薄城矣黃石公所謂獲固守之者即此也

其十六訓兵法

北方強兵之冀北也宜先訓以兵法令列鎭梓兵法五七家立敎師以敎將士昔先王作陣書以示後葉今者載之陣書者猶未試其梗槩乃復從事於紀效新書至於紀效新書亦不成去是學項羽不肯竟者耶唯在敎導之不懈

也犬輜日一人學戰敎成十人萬人學戰敎成三軍其可忽哉

其十七修馬政

余嘗赴京路遇戍邊騎兵其馬皆龍驤虎躍騎之者亦美衣華食連數十日不絶問其方中朝分田若干畝于騎兵使田其田買駿馬有裕則資衣食以是其騎皆如是云今者馬之駿者稱北馬其性剛能耐險耐寒而善走以我國使臣巡沿邊番胡爲之迎逢其馬皆上下山如飛而我國之騎弱如羊瘦如三山可着也已從祖宗朝海島所養非不分之將士而民貧不喂使騏驥爲駑駘若依中國之制

分田於騎士如我國驛卒位田之爲則馬政舉矣然則兵
書所謂戰騎陷騎游騎可立具矣

其十八嚴隊伍

訓兵之道必也明其隊伍不令移易又諫其騎射坐作擊
刺能有賞不能有罰親之如子弟愛之如嬰兒勿使他役
雜之然後成其技服其令使之赴湯火而不辭今者兵以
爲名百役叢身使之於土木使之於田獵使之於朝
耕暮商無適不往若是而望應卒制變節金鼓而趨部曲難
矣其成功也今若百聽百揔千聽千揔於師於旅無不風趨
於一喊則軍律整而隊伍嚴矣吳子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

將之所指莫不前死其嚴乎

其十九勒徙民

自古豪民徙邪有其律一千邦紀實死而遷邊者有國者常典況刷逃民還本地執法所難貸乎向來人以國紀俱失於因循以建議者為非奉法者為倜號曰徙邊者今日入而明日出矣官還未踰嶺而逃還者繼屬於路國紀若此吾民亦不能鈐東剡外寇之禦井今宜峻明其遷刷之律苗豨而髮櫛之如有觸還者悉斷以抵罪則庶為固邊之一助然而安土重遷不服水土乃民之恒性而怵於邪憲捲家而遠遷其情誠可矜也則為土主者宜優柔寬貸

去彼此形跡之勢使之安頓尉繚子兵令曰以法止逃歸禁亡軍其謂斯乎

其二十設邊關

自古治邊設關捍外者常規而我國與天驕爲隣只恃一帶之江西北數千里之地曾未設一關是以太古之民待外夷也故黃石公上略曰獲阨塞之關之謂也昔金宗瑞設六鎭排羣議任人怨有蠱毒流矢之變而不之顧當時未及設關者特力綿而未之遑也今者方長之賊隔江而覘尚晏然不動心可乎今宜傍江設關聚貔貅嚴刁斗以扼其要衝不恤一時之民勞惟大有爲之志者可克也

其二十一 恤勇隊

我國之法私奴不充丁而唯北地以官兵而多私奴所以設壯勇隊以均赴戍之役此乃循公蔑私之良政也太公所稱勇銳之士勇力之士聚爲一軍者也然而一以客兵爲名本兵便生形跡侵凌折辱之倍常而流亡者繼踵宜別施優典使有安息之門

其二十二 禁殺兒

北俗惡防戍之役男子生不舉朝聞呱呱暮而寂然詰之則已瘞之矣夫舐犢之心天理同然至於手殺己子忍所不忍是雖由猛政之使之亦出民心狼戾自滅慈愛之天

太公曰罰一以示衆宣明三尺論以殺子之律以齊斷梟

獍之風

其二十三 免獵稅

北俗以獵衣食胡人遍山設機穽罾綿林谷號曰餙山我

國之民非不能窮巧而射利直患官稅太重致賣産貿納

之患故也中國無黑貂蒼鼠黃鼬狐貉豺麂而皮革遍于

天下者皆出自北胡之販我國北山多獸而民不事佃兎

故其多倍胡地三之只怕官稅之重虐杜資生之路太公

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薄稅斂則與之今可盡蠲其稅如有

徵之如昔者以重律論之然則北民多聚無四方之〻焉

其二十四加科額

朝宗朝科額有限八路維均而其間彼多於此者無多獨於北道處其數人才優額以獎之卽今勢與 祖宗朝異北虜憑陵朝夕可虞而人才之多武倍於文太公兵法曰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今如優加科額以恢取才之路則公路應舉之士必多移籍北土兵額仍而廣矣

其二十五造木箭

虎韜曰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法之大威也箭之於攻守重矣北方不產箭竹造矢者必貿於南方是以穀箭之貴可直端綺雖有土射者不得肄其業矣北方有木白菑

循羅性堅而理直令者遼人及胡人皆取此爲箭我國北
民亦稍學之而不詳其方故匠拙其一日隱括幾數箭良
可笑也吾聞諸遼民用細鉅劈此木作細條沉之水懸之
石而垂之楔其直如弦待其乾而削之其刀曲而圓使容箭

其二十六作巨艦

太公兵法曰渡大水飛江船之爲用大矣東海之舟極小
不能運軍食糧者造巨艦而不得繼或諉以北海無藏船
處不能用巨艦是不然民情安於姑息靈於作新雖百其
利不肯易其舊是泥於俗也往者余於西海聞篙師言尾
湯介之亂運粮于此道也南海運巨艦至六鎭南海有潮

故火勢自下而上遡使船極難東海無潮只乘風而行故
船水底之澇浪使船極穩余嘗記其言欲一試而不得此
則已經之明驗今若巨艦連漕運東南三道之糧及四方
之商貨達之六鎭則六鎭之軍坐致鼓腹而邊圉無虞矣
今者六鎭之物貨柁而至於德源之圓山其間千里所運
不過數百斤之重南關之粮粟帆而達于六鎭其間千里
所運不過數十石之重若是而望土産之相資軍食之有
裕不亦難乎書曰試可乃已尙者旣試其可矣今何已焉
又聞倭國無藏船處多築砦如城以防風其規甚好

其二十七專土兵

北民性剛耐其水土且工於射冦諸道殊方之民不堪風氣錢更入戍者皆責貸乞貸於土民而退今若撫恤土兵以紓其力奬以騎射餌以重賞不待南兵以土兵自周矣李衛公兵法曰漢戍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

其二十八用錢幣

中國之用錢自三代極今日盡天下達邉城曩者廣寧用錢而遼東不用錢今則已達于遼東錢之利無遠不逮彼倭奴一無知島夷也猶用此致富庶何獨我國守執拗之見迄數百載莫之用也民之爲生賴於通貨今者行旅之適莽蒼者人馬之食一馬難支若是而望商旅之出吾塗

得乎今若內自京師外達邊庭用錢幣如中國則生民裕而邊圉實矣尉繚子曰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唯在轉闔而行之

其二十九關路舖

中國之民夾大逵開舖市者以其資生多門也築溫房整厩槽蓄芻豆造饌饍陳酒肉日以迎送貿買爲事往客來賓投宿如歸總計商販之直一店一歲可千餘銀故山谷之間無人居皆就大路而家焉又築城擊柝以防寇盜焉故天下之民皆用此樂其生今日我國亦效此自邊關抵京城二千里之地路舖櫛批而不絕惟我北邊將士往來

之康莊如千軍萬馬繹騷於朝暮北民可賴而爲生矣兵法不云乎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〻者所以給戰守也

其三十畜六畜

我國之民所以貧窶困苦八道同然者以其只知種作爲本而不以貿遷之末助之也天下之事未有徒本而無末者大本者何穀也布也今者我國以穀與布爲商販是以一本而無爲末也吁其拙矣今中國之民以養六畜資其生故人贍家裕如彼北虜至無知也而猶以此營其生今者北地近胡水土相似宜養六畜彌山以取

贍況驢以代步則馬專於戰而不勞於致遠也騾以引重則牛專於耕而不費於馱載也驢以爲磨則三人不入於眷而人力不費矣騈騾以使車騈驢馬以耕田何用而不可我國之人甚拙矣夫故兵法曰六畜未聚則雖有資無資矣

其三十一使遼車

我國山路峻險不得使車如中國獨北路稍廣多平遠可容車乘者曾觀胡人造車輪輻之制稍異其牢固特甚可用於山谷故遼民多用此制行之東八站東八站之山川狹隘與我國相似而彼能我不能直以彼民慣於使車我

民則不能肯作傭故也如不畜豬不畜驢不用錢之類是
也今若敎北民使車爲業則於轉運兵貨過半矣太公不
云乎車者軍之羽翼也

其三十二種木綿

余於丁酉之亂奉老母居高原一年備聞北田曾種木綿
南關數郡明見其效敷花結實如內地只一兩年收之故
廢而不復今以理推之遼左之寒七月下霜而民之種綿
一如南土若敎南關之民務種綿以資衣而其藝其耘與
南俗一規則民皆挾纊不區區茅花蘆絮矣如其效自
南而北則又安知不宜於北關耶尉繚子不云乎金木

之性不寒而衣繡飾況北民之寒而不謀衣乎

承政院紫檀書板銘

爾之性篤剛正無霜雪觀其樸材之擇匠也哲披中藏熑々文章赤心出從撇墨方正直重於鐵君子以昵帷几香烈々剪尺簡寫忠款言激切入話然堅彌堅寧有怵膚沉水闌干杞視令芳于溝中于公宮自窮達時乎時用舍誰天完缺

於于集卷之六目錄

於干集卷之六目錄

雜識

遊頭流山錄

余疲役名塲[illegible]然昕夕已二十三載自忖猥忝清華出入尺五之天亦已多矣於不肖分已過矣卽今老慵與痾恙相乘宜退而自適平生喜遊山海而所思在橘柚梅竹之鄕萬曆辛亥春謝替笏挈家累向高興之舊業朝中舊識閔余未耋而先退注擬于龍城之缺而受 恩除焉余意龍城距高興無百里於歸路暫卸行裝不妨焉二月初來赴任所龍城巨府也倥傯簿領非慵散人可堪心忽之不

亭是時節近寒食昇州使君柳公詢之省先墓于龍城之木洞詢之於余先進也謂不肖爲邑主禮貌余頗恪木洞有水巻巖水石佳勝進士金澕居之號在澗堂〻在頭流山西烟臺三四鬟正與軒櫳相對頭流一名方丈杜詩有方丈三韓外之句註曰在帶方國之南今按龍城古號帶方則頭流乃三神山之一秦皇漢武浪費功於風舟者吾儕坐而得之矣酒半余擧觴屬坐客曰余欲及春縱遊頭流以償宿債孰從余遊者詢之曰余曾按嶺南略遊是山病其徒從繽繁未究其一隅洎來昇州也偶與是山隣可朝軔夕稅而奈踽踽何今焉不孤其與子同樂遂牢約而

龍巖後申以累牘尅日期會于在澗堂越三月丁卯詢之如期而至戊辰復會于始約之地紅粧歌管酣暢至夜分仍宿于溪堂己巳整駕促征詢之扶醉登輿澗之主金溎與吾族侄渟昌申尚淵姻孼侄申濟亦踵余而東沿蓼川過磻巖時景芳華夜雨朝晴尋芳之興可掬午憩雲峯荒山碑殿萬曆六年朝廷用雲峰守朴光玉牒始議立碑命大提學金貴榮記礪城尉宋寅書判書南應雲篆昔麗朝末倭將阿只拔都舉大衆寇嶺南所向無堅壘其國有縞書曰到荒山敗死山陰有黃山以此避其路間道趨雲峯時我 太祖康獻大王徵荒山之臨大敗之至今故老指

石窠謂建旗古跡盖提單師敵難當之賊以肇我無疆之基豈但天命人謀兩得之度其地勢正扼湖嶺咽喉夫控隘得便乃兵家寡敵衆之道也頃者丁酉之亂楊元輩不知截此路欲守南原城其致挫衄豈非失地利而然乎碑之傍有血巖邑民稱壬辰難未作是巖自流血如泉不絕事聞京師未返倭已寇南邊矣吁此地王迹之所肇及其大難將興神其告之哉雲峯倅李復生伯蘇聞余至先候于郵亭酒數巡便起偕就遺循溪十餘里皆可坐玩遂下轎流憇自此山漸高路漸艱舍眼騾乘藍輿入百丈寺詢之宿醉未解已先卧佛殿鼾睡如雷鳴童子折兩花而來

一曰佛燈花大如蓮花紅如牧丹樹高數丈一曰春栢花紅蕚如山茶而大如掌與屏簇所觀肖寺之上有小庵直對天王峯可以見真面目矣四月朔日庚午同行者各扶竹杖着芒鞋結繩纍南行下山徑水畦邐迤而去有大川橫焉乃黃溪下流也洞府宏敞奔流驚石而北瀑下潭之上瀑紛崩吼怒作霹靂交轟狀何其壯也行見蒼松落陰也躑躅如燃也輒下藍輿倚杖而息谷中有兩三人家號贏代村鷄鳴犬吠在幽谷亂峰之間真一桃源也村之得名有以哉至一處高岡急峽掂兩崖而深其中其中皆全石溪上多大石羅列名曰黑潭余笑曰世有愛丹青繪畫

蓋其人工嘗以爲奢今見此地石旣白則苔胡然而靑水旣綠則花胡然而紫天工亦太奢而享其奢者山之靈乎於是使祿福彈琵琶生伊吹簫從壽靑丘吹太平簫[illegible]有花之曲山鳴谷應與澗聲相和可樂也使小童開筒供墨筆題詩巖石上過黃溪瀑踰歡喜嶺連延三十里皆蒼檜靑楓錦翼衝人而飛至內院兩川交滙花樹成山架一伽藍如入錦繡中松壇如砥平金碧照映林谷又用千砧紙着黃油背糊溫床扶如黃琉璃不見一點埃氣有霜鬚老禪整衲衣而展經牒其生涯瀟落可想乃題詩替留夜而去沿東溪並水而上山深水駛步步而加至頂龍菴前有

大川之漲不可亂捒健僧背負超石而渡有巖臨絕壁天然成臺號臺巖其下深潭黝碧悽然不可俯潭有魚名袈裟魚鱗有紋成稻田袈裟之狀天下所無惟此潭外育云於是命漁人沈網取之水深終不得寸鬐是夕李伯蘊辭歸宿于內院余愛是院淸幽窈窕初欲還此宿焉至項龍菴頹傷不得遂甚矣吾衰也菴有北堂居僧稱盧判書齋昔盧玉溪先生禎爲子孫營丘先生亦於春花秋楓乘興往來者數矣吁山深境絕一身不聞而爲子弟等室而居之先生淸致可以起後學也辛未褥食歷月落洞過黃岑洞古木參天仰不見日月雖淸晝猶昏黑故稱月落黃

㕢轉入卧谷樹木猶蓊蔚石路崚嶒益艱千年老木自長
自死枝摧根拔橫截石磴經過者刋其枝伏出其下如門
户然跨而越疉石登如閾閬梯級然其他空中立枯半折
半朽者纖〻茁擢上聳千尺依附衆木而不顚者蒼藤者
造垂梢倒葉而冪歷如帷帳者彌亘澗溪數十里罔有垠
鍔清風恒蓄爽氣不散同遊者春眠月餘日至此皆重綿
自日出攀登至日將午始躋篙越嶺〻即般若峯之第二
麓翠篠戒吟漫衍數里無雜樹間之有若人墾而藝之者
又蹭蹬抵靈源菴靈源靜界也喬基爽塏俯臨羣木剖質
簹引飛泉琮琤鳴玉瀉下木槽中清瑩可以觧渴菴小不

滿三四楹而清僻可愛南對馬耳峯東望天王峯北負上無住有名僧善修居之率徒弟演經四方釋子多歸之與詢之頗相善餉之以松餻蔘餅八味茶湯是山多竹實柿子栗子每秋收而眷之以爲糧云日晩風色颯然前峯雲氣莽莽而生知有雨候遂促行轉獅子項下長亭洞岸循蔓直下絶磴過實德里始見野田初決渠白水決決暮投君子寺寺野刹也埃氛滿堂獨牧丹對禪房方敷甚可賞寺前舊有靈井號靈井寺今改以君子未知取何義也數日間淸遊雲表有若羽化淸都忽一夕擠落黃塵使人神精逼塞夜夢將魘夫子所謂君子居何陋者恐難服膺也

壬申朝發經義吞村多感古焉昔者佔畢齋從此路向天
王峰者也彼〻我〻吾不必由斯徑行三四里至圓正洞
洞天弘敞去〻加勝至龍游潭層峯合沓皆多石少土蒼
杉赤松所攢聚復以蘿薜經緯之亘一大石旁兩厓成巨
峽東江流其中而奔注之噴沫舂撞石爲猛浪所簸磨或
成窪或成堆或呀然而成罅或坦然而成場高低起伏數
百步萬千殊狀不可以殫形釋徒尚誕指石缺者爲龍抓
石缺圓者爲龍蟠石中裂谺谽者爲龍扶穿而行民之無
知咸以爲信至此不覺頂禮爲士者亦曰龍不見石爲變
化所使余亦目其可駭可愕想有神物宅玆豈夸娥巨靈

能斧斤以成之者試以詩驗之乃書一絶投之淵以調戲之俄而厓窟中有如烟非烟之氣脉〻而昇亂峰蒼翠之間有殷〻之聲閃〻之光乍作而乍止同行者遂褰裳徑渡略彴走投于荒祠中以竢焉須臾雨足如銀繩飛雹大如鳥卵一時驟至座中年少輩色沮幾失匙箸移晷而後宇宙豁駁日脚漏於雲際遂緣厓而行迷失路入灌叢中草露濡裳藤梢刺面推且挽披荒榛仄轉山腹而登行之傴僂折篁笋採蕨芽行簥為之滯淹東過馬跡庵攢柯挐蔓故基猶存貪緑山冢十步九折陟降之勞無不汗顔酸股繭足若使被人役使爲也其怨咨嗔怒雖呵禁難止而

羣行朋息嘻笑盈路豈非賞心之可娛也歟遂入頭流菴菴之北有臺直南而望之有飛瀑瀉于巖間如懸玉簾數十仞雖竟夕坐玩不覺其疲而會雨新晴谷風凄緊以爲過爽不可久淹遂入禪房安頓焉癸酉侵晨而行撩蘿巖入清虛堂穿森木亂石叢至永郎臺俯臨陰壑黝然昏黑魄遁眼眩攀木却倚愕眙而不能稽永郎者花郎之魁也新羅時人也率徒三千人遨遊山海我國名山水無不寓名焉循山脊指天王峯而東山多烈風樹木皆擁腫枝柯向山而靡苔髮罥樹鬖鬖如人被髮而立松皮栢葉之木中無腸而榦四披枝頭下搶于地山益高而樹益短山之

寸濃陰交翠而至此花梢未吐葉尖如鼠耳巖罅有積雪盈尺掬而啗之可以沃渴喉有草纔抽芽青莖者曰青玉紫莖者曰紫玉僧云此草味甘滑可食擷之盈掬而來余曰僧稱青紫玉乃仙家所餌瑤草也乃植杖手摘之殆滿懷焉前登少年臺仰瞻天王峯高出雲漢無雜草木只蒼栢聯緣而生被冰霜風雨所侵暴枯死骨立者十居二三望之如頒白老人頭殆不可盡鑷者也少年云者或稱永郎之流也余意天王峯長老也此峯奉承之如少年故名之歟下視羣山萬壑衆皺爛熳此地尚然而況於第一峯乎遂飛杖登天王峯峯之上有板屋乃聖母祠也祠中安

一石塑爲白衣女像未知聖母是何又或曰高麗王太祖
母爲其生育賢王能統三韓故尊祀之式至于今嶺湖之
間要福者歸之奉以爲淫祠仍成楚越尚鬼之風遠近巫
覡憑茲衣食之登絕頂俯察儒士官人來即雖免褻瀆身
於薄中伺其遊覽者下山還聚焉環峰腰列板閣而蜂房
將迎祈禱者宿留焉托以宰殺爲禪家禁繫牛畜于山下
義祠而去巫者取以資其生故聖母祠白母堂龍遊潭爲
巫覡之三窟誠可憤也是日也山雨新晴遊氣四霽曠焉
茫焉極目無礙有若天爲綃幕爲斯峰設幈幪焉更無有
一塊培塿敢干於眼塊之所届徒知蒼青者山縹白者水

而莫辨其處某流某峙也試曰山僧所指點而名之東望
則大丘之八公山玄風之琵琶山宜寧之闍掘山密陽之
雲門山山陰之黃山德山之兩塘水安東之洛東江西望
則無等山在光州月出山在靈巖内藏山在井邑雲住山
在泰仁彌勒山在益山秋月山在潭陽邊山在扶安錦城
山龍龜山在羅州其南則望逍遙山而識昆陽望白雲山
而辨光陽望曹溪小突山島而知順天望泗川臥龍山而
憶董將軍之敗績望南海露梁而悲李舜臣之死國其北
則安陰德裕山金州毋岳山特一蟻垤耳其中稍隆然如
大兒者星州之伽倻山也至於三邊之大海周遭點々島

嶼出沒於洪波之中者如對馬諸島渺然一彈丸而已嗚
呼浮世可憐哉甌鷄衆生起滅於甕裏攪而將之曾不盈
一掬而彼竊竊焉自私焉是也非也歡也戚也者豈不大
可噱乎哉以余觀乎今日天地亦一指也况玆峰天之下
一小物登玆而以爲高豈非童可哀也歟彼安期偓佺之
輩以鸞翎鶴背爲床席當其薄九萬而下視安知此嶽不
爲秋毫耶祠下有小幕編栢葉而障風雨僧曰此鷹幕也
每年於八九月捕鷹者設罾罻於峰頂伺焉盖鷹之善飛
者能度天王峯故得之此峰者其才絶群遠邁官鷹多出
諸此峯冒風雪耐凍餓了死生於此者豈徒官威是惕抑

多射利而輕生者吁孰知鹽中之珎不滿一𤿪而生民之萬苦千艱有如是哉日晡下香積菴〻在峯下數里殆數瑤草酌香醪臨眺于南臺亂石峥嶸擁小菴而丹碧之址卽天王峰東南望大海山勢豪酋頗與外山異態甲戌早辭香積出昂藏老樹下踏氷雪凌飛梯直南而下先行者在下後行者在上官士庶卑僮僕處高可敬者復加其髻可慢者頭戴其足又間事類是行哉見路傍有石如屋危一蹲而登即獅子峯也昔日從下望之峭〻然揷雲漢者非那下睇無地萬山陂陁真壯觀亞於天王峯者也歷叅收降綿竹不過膝者布濩陵邑遂藉而坐歇可以替氍毹

仍降萬丈蒼壁抵靈神菴諸峰環拱面内如相向而揖毗盧峰在其東坐高臺峙其北阿里王塔樹其西迦葉臺壓其後遂按杖手足行陟毗盧峰上凛乎不可久留也菴有茶鼎香爐而不見居僧將樵蘇白雲而不知處耶抑厭避塵人而潜跡亂峯間耶節届清和始見杜鵑花半綻亦知山俠稍暖於上峯也自靈神行四十里許山之嶄絶過於劒閣而風磴直下不作百八盤之勢緣而下者如自青天落黃泉牵蘿引繩自卯至申而俯瞰繁綠之隙猶黯黯然不見底深矉太息幾乎齰指而垂戒矣然後下入幽谷披高竹尋義神寺而宿夜聞杜宇亂啼㗲聲繞欄始覺吾遊

近千人間世矣於是有僧玉井住義神覺性者自太乘菴
而至皆以詩名其詩皆有格律可諷者覺性則筆法臨義
之甚清瘦多法度余謂兩僧曰爾輩皆以離俗絕世惡入
林之不密而比吾所覆壓曾不離於阬穽爾之居僻則僻
矣而不過友青松羣白鹿而止耳思吾蹤跡出青松白鹿
之外而來吾於爾多矣夫兩僧抵掌而笑遂相與更唱迭
酬到夜闌而罷乙亥遂下紅流洞並溪而行溪上見危岸
突起者寺僧名之曰獅項蔭青松莅碧澗藉綠蘚而坐於
是奏琵琶臺山安處之操象之以梵唄鐃鼓之聲以戲之
深山釋子生不聞絲竹咸聚觀聳聽而奇之徙坐妓潭上

渟油蓄藍玉虹偃飲聲如琴筑震越林表所謂紅流者取謝詩石磴射紅泉之句釋之者曰紅泉出丹砂穴紅流之名出自仙籍而今稱妓潭者何謂也甚哉真境之遭累也於是兩僧辭別余與詢之偕別欲挐而偕遊兩僧曰欲從閤下而遊于下淵却嫌從此塵世漸邇也遂袖詩而去顧而目之雙錫如飛已失其所矣去此而前見一垂水一澄潭一叢峰輒踞石而吟至神興寺同遊者已先往偃榻久矣遂與偕至溪石上溪出大日峯方丈峯之間疊纈絫空清漪轉石〻之盤陀者可坐六七十人石上刻洗耳巖三大字不知誰氏筆洞名三神謂洞有靈神義神〻興三剎

故云其俗之尚鬼囙此可推秘志又曰近年或見崔孤雲
乘靑驢渡獨木橋而飛有姜家蒼頭者執鞚而挽之揮鞭
而不顧又曰孤雲不死至今遊靑鶴洞靑鶴洞之僧日三
見孤雲是說不可信然使世間有眞仙安知孤雲之不爲
仙使孤雲果爲仙捨此地又焉遊哉是日詢之先往七佛
菴余細訊居僧曰七佛有奇峯乎曰無有瀑泉乎曰無有
澄泓乎曰無奚有焉只七菴精舍耳余意招提金碧余所
飫觀而時當繁陰蓊蔚無異觀可寓目且於陟降躋攀興
已盡矣莫如順溪路而下寓玩於水石行度紅流橋憂滿
月巖坐呂公臺莅淵淵者而觀焉即潛潛者而聽焉觧其

纓而濯焉漱其掬而嗽焉至雙溪石門有崔孤雲筆蹟字畫不泐觀其書瘦且硬絶異世間肥軟體真奇筆也金濯纓謂兒童習字者之爲濯纓雖善文至於書未之學也凝坐苔石上瞪目于清泓白瀑童子曰日已西矣乃入雙溪寺寺有古碑龍頭龜趺額曰雙溪寺故真鑑禪師碑篆體奇且恠未易曉下書前西國都巡撫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敎撰乃唐僖宗光啓年中建屈指七百年于今矣興亡百變物是人非與其看碑而墮淚何不學仙而久視余於此有所晚悟矣且余自少愛孤雲筆蹟之古勁得墨本傳壁以玩之經壬辰亂室與書

俱亡常以爲恨及爲金吾問事郎楷書文案傍有金吾將軍尹起聘熟視之曰子曾玄孫雲書法乎何奪胎甚也今見真本豈但吊古興懷兼有感舊之悲也命出紙墨印之寺有大藏殿瀛洲閣方丈殿舊有學士堂今已圮矣日暮詢之自七佛來丙子詢之告别曰年前已遊青鶴洞今不須再往盡徑還乎金灘亦曰小民亦曾見青鶴洞慣甚西疇有事請先歸余既送二客還獨與尚淵輩登東嶺入深洞々與黃昏月落相類而脩篁挾路新笋如櫝角穿陳葉而茁往々之僧鞋觸之而折余北客也觀之可惜也就屋斷處僧斫樹橫爲棧者數所俯視之黙々無底遂到佛日菴

之前有平臺刻厓石曰玩瀑臺有飛流瀉出于蒼峯翠壁
間長可數百尺廬山之瀑吾不知其高下東方長瀑莫朴
淵如也而比之可增數丈其水勢之長過之獨直下無碍
則似此讓於彼矣天紳下垂一竪雷喧紫烟白雪交吹於
中谷使人耳驚目駭悽然自失此日奇觀信平生難再者
也南有香爐峰東有慧日峯西有青鶴峯僧指其崖竇曰
彼鶴巢也舊有赤首青翼棲之今不來有年矣吾聞秘錄
曰智異山青鶴當移無等山得無與是說相符乎忽有山
羊如驢子大閒卧香爐峰頂聞琵琶長笛之聲傾耳彷徨
見人不避呼金華仙客之所牧閒眠白雲今幾年而乃敢

於此唐突欲使我學騎乎子耶舉鞭叱之應聲而起於是遊覽才畢而官騶已鳴于谷其出洞也驅馬遲〻如別徃人回首昔日足跡之所歷千丈盈抱之樹其細如芒針爲問洞名曰花開以其地暖花先開也昔鄭一蠹卜築以講業一蠹嘗遊玆山一蠹力熯腰繫一索今一僧挽而前濯纓曰僧從何處枸罪入而來又曰不備棟樑之用而枯死空山爲造物所惜然亦終其天年者歟噫言者心之聲也心本虛明言發而有徵其後一蠹死於因繫濯纓亦夭其天年皆爲造物者所惜豈非言讖之有徵歟七尺天道與人事瞎合通塞與時運相符衡山雲捲退之自誇其正直

東海屢出東坡亦自方於退之殊未知天運不否召還在
邇吉兆爲之先應竊觀佔俚濯纓之錄當其登覽之日皆
爲風雨雲霧所魘憚狼狽者多矣兩人正直天地所明知
而不吉之兆先見於未形而山靈戲之也今者吾與詢之
入山之後天日淸和久旱而雨遊氣高騫使湖山萬里之
賞無碍於雙眼則雖觸神龍一時之怒適足以助翌日之
澄霽庸何傷乎亭午傍蟾江而西歇馬于臥龍亭亭卽生
員崔蘊庄之大堆入江心如截滄波斗出盤石上覆以白
沙如拭綿數百步搆草堂三四間於其上衛以翠竹蒼松
匝以圖畫有蕭瑟出塵之象是日宿于本府南倉丁丑踰

肅星嶺暫休龍潭上還府雁鶩滿前朱墨堆案觧青縢投竹符還作俗吏事可愧也已嗚呼余性踈放自弱冠來遊四方山水未釋褐以三角山爲家朝夕登白雲臺讀書于清溪山寶盖山天摩山聖居山逮奉使遍八道觀淸平山八史呑洞遊寒溪山雪嶽山春秋覽楓嶽九龍淵毗盧峯泛東海而下偏嶺東九郡山水越狄踰嶺泝鴨綠江之源度磨天磨雲嶺倚釰長白山歃馬波豬江豆滿江扣柵北海而廻窮三水甲山坐惠山長嶺俯臨白頭山歷明川七寶山陟闗西妙香山轉而西過大海登九月山泊白沙汀三入中州自遼東抵北京其間佳山美水無不領略而來

嘗謂地勢東南低西北高南嶽之頂不得與北山之趾齊頭流雖曰名山覽盡東方以楓嶽爲集大成則觀海難爲水特視爲一拳石耳及今登天王第一峰而後其知雄偉傑特爲東方衆嶽之祖其多肉少骨乃所以益其高大比之文章屈原哀李斯壯賈誼明相如富子雲玄而司馬遷兼之浩然高應物雅摩詰工賈島清日休險商隱奇而杜子美統之今以多肉少骨少頭流則是劉師服以糞壤譏韓退之也是可謂知山也哉今夫頭流根發於白頭山綿延四千里扶輿磅礴之氣窮於南海蓄縮而會挺拔而起環擁十二州周廻二千里安陰長水擔其肩山陰咸陽負

其背晉州南原脈其腹雲峯谷城佩其腰河東求禮枕其膝泗川昆陽濱其足其蟠根之大半於湖嶺彼楓嶽近北而四月雪消頭流極南而五月氷堅其地之高下推此可測古人嘗論天下大水三黃河長江鴨綠今觀鴨綠之大不過王都之漢江不自見而泛論之傳記所載亦有所不周也若余者東區海嶽皆入吾雙脚底雖子長博望之遊吾不多讓舉余足跡所及者第其高下頭流爲東方第一山無疑如欲謝人間榮利長往而不返惟此山可安寬處深知錢穀甲兵非白首書生所料理朝夕觧腰間長組以遂吾初服若借一間方丈於泓靜蕭瑟之境豈獨高興舊

賁司志我輿地於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四月日黙好翁記

觧辨

天下之物有結必有觧帶之結觿以觧之髮之結櫛以觧之病之結藥石以觧之至於風之觧雲酒之觧愁將軍之觧敵陣禱祠符呪之觧鬼神無不曰其結者觧之今有人於此非有徽纆之索而似有物縶縛之局〻束〻而不自觧獨何耶設使張三觧之而李四結之觧與結相敵觧之也不易又令賁育結之而嬰兒觧之觧者弱而結者強也觧之也尤難今也不結而結當觧而不觧者二十年間其結者無綱維是是特不肯觧非不得觧也苟有親愛之者

其忍熟視而不肯力乎其必有能解之者解之

十三山辨

十三山在廣寧西九十里居民或稱石山站與十三山華音相類也攷之韻冊十與石三與山山與站皆殊音我國之音亦懸判楚越如古韻然而中國之縣而同之未知何以耶聖人聲爲律發言皆成韻又分五聲著之方策其出諸經傳者未有通上下平聲刪覃爲叶通入聲陌緝爲叶者今也中國同其聲不異之可怪也我國僻處外壤話言無理似不可論音律然而古韻叅之十三山之異石山站無愚智可辨之是則似與古韻諧聲何者我國文字受之

箕子傳自殷周過羅麗至我國不變又自漢唐宋由水路通中國江南江南用合口聲至于今與東音不相遠然則我國之音即三代遺音而質之漢唐宋者也若沖國則出入晋六朝五季胡元三四百年間或戎狄以亂之禮樂風俗尚難保矧區區之音韻豈獨全三代之舊乎或以中外都鄙分話言醇疵而去我遠近則不之論是大不可也今茲順天府因元之舊處天下北話稱官話指江南爲鄉譚彼江南者亦拘中外都鄙之分不敢自是余焉知江南之韻尚保其故此本根者反因其訛也歟何以證其然我聖制韻書以諧五聲六律其音相似者各分爲一韻若以十石

同一聲如矢也寺也則古聖賢當附諸紙實之韻若以山三站同聲如一刪則古聖賢當合之上平聲不必區別於韻策中也大抵中國之不辨韻學比來尤甚余到山海關有人賣千字文音註者以天音爲添或者中國之知音多類此乎愚意三百篇餘音詩賦爲近中國數百年不以詩賦取士士之攻文者只專力程文而三百篇韻話墮地久矣彼士也擔然出之者何足言我國爲士者自幼賦詩下韻與古聲相悖彼緝之十陌之石刪之山覃之三雖問之三尺猶辨之無疑如非箕子時舊音則彼一華不同華音焉能自叶能自叶於古聖賢方策也哉

工拙辨

昔叅議洪渾有蒼頭年十六頗辨慧能壯老所不能洪家任使之嘗長鬚西郊裙巖下有木綿田方甲坼茸數使蒼頭收之得十斤負以來會日暮後郭門迴翔岐路不知所止薄有一長漢破衣獘冠而來者遇諸路問曰日已昏矣何物小厮乃於周道棲遑蒼頭具道其由長漢大驚曰爾不記我乎曰不記曰余每造謁爾老爺吾足跡陞乎階而入乎室靡日靡月爾小子何不知又曰爾已晡食乎曰未也曰爾今止宿有相識乎曰無有曰吾爲若老爺能使若今夕飽且醉投宿得房室可乎蒼頭喜曰苟若是大人之

賜也曰爾觀吾所爲一任吾指使吾明早便偕詣老爺俱道所爲且進膳焉爾不從事不諧曰諾欲奉敎遂與偕行見路上甲第長廊明燈乃扣其窓有一女人出曰爾爲誰曰小人洪爺奴子帶小兒牧木綿於郊外日暮城門閉是且飢願進綿求食女又喜仍飯蒼頭長漢肘蒼頭稱木綿一斤償之旣飯又請曰願借門間隙地僦宿女人仍席藁以安之又稱一斤進之曰夜涼願沽酒女人覔酒與之又稱一兩斤曰願與女伴共之女人復邀幼艾侑酌又稱一斤請添沽蒼頭不肯長漢躡其足耳語曰吾始與若約何如任吾所爲吾家多綿當倍償償爾爾可負老爺不可負

明朝謁老翁吾舌在爾無疑酒酣蒼頭困寢藁席上長漢自擁幼女於房室宿焉明朝又謂幼女曰昨日昏黑整衣冠而出天已明不可路也願借表衣新冠於同舍人將爲若之市貿鞾來女人尋三貌同舍人以衣冠假之乃如鞾市指蒼頭背上木綿與市人約曰此綿亦若干價對若干當以新鞾歸示婦謀添餘價吾住近在里門內請留是兒爲證市人信之長漢留蒼頭壓下取鞾而去日過午長漢不來市人詰諸蒼頭蒼頭曰吾不知乃家昨暮因共宿識面俱適所以市人大駭乃縛蒼頭詣郭門外女人舍長漢不在焉同舍人責衣冠蒼頭蒼頭亦道顛末仍相與執蒼

頭至忝議洪家舉家大驚曰昨朝出郭今夕不還謂已爲
虎餌緣何被縛又何與人偕來之衆耶蒼頭泣陳如右於
是失鞾失衣失冠之人相與拍手而笑曰老賊空手而出
路遇一小兒爲孤注以十斤木綿買飯與酒擁幼艾宿濮
室借衣冠買鞾而走吾儕雖失是物平生始見天下一奇
事近者有一人得十尺長板召匠人造懸板懸板者所以
衡之屋壁上以安匜盥觴豆書帙飯飱取薄板長而整者
爲之匠人持斧斲之誤缺其中央已不可爲懸板請主人
爲織軸織軸者首尾方中央細所以繞經緯間以細竹以
橫諸機上者也匠人斲之誤斫一片缺之已不可爲織軸

仍請主人斲以爲鋪本鋪本者柄長而末廣所以冒鋪其末以破土者也匠又斲之又缺右邊已不可爲鋪本復請主人斲以爲絟馬椽主人大怒提杖而驅之凡又有以空手而資其身者有以長材而斲爲小者無他工與拙之殊也工者以無有而得飯得酒得幼艾得衣冠與韡而有裕焉拙者懸板而斲爲織軸織軸而斲爲鋪本鋪本而斲爲絟馬椽終未免被驅於人嗚呼我今斲絟馬椽被人之驅之也哉

代太學諸生謝楊天使道寅惠紙啓

傳有十年雪榻餘論未聞於易詩書惠以一封雲英厥數

多至於百六十茲雖土物出自天人竊以士林佳需文房
良友溪藤殊品假川洛而霙之霜楮寒姿覩山出之壓之
書生編柳尺牘如金青簡汗牛千箱堆架東人誦兩仙之
瓊句市街之價已騰北學多六館之粉袍語言之綴日富
固文苑須用之切矧華使錫賚之優伏念崔有淵等偏荒
蠹魚末學鉛槧自父師之南面豹變仁賢服禹化之東漸
魚泳文教逮流星之揚彩度若木而鳴鑣黃麻既宣瞻禱
禮之咸秩華轎載路望泮水而存臨趨庭鶩于檜之青蒼
上殿奉羽爵之明洞復臨明倫之堂上乃立青衿於館前
束霜牋而致貽來爾多士比白璧之爲寶恵由美人皎了

清砧晉孔壁比竹之古輕〻寒螽宜翰林起草之資賓遜輸忱既愜多儀之享儒冠在列敢當踰分之恩斬承八斗組繪之詞誰謂寸毫雕篆之用高文大策方希十手之交握細字短縏不過一札之寥寂紙爲地而失所自受采之無先歸與朋儕分之片〻誇諸父母舉爲欣〻設芹宮二百來未有今日圜橋門觀聽者復見古風不料海邦黴蹤而荷天朝盛貺玆盖伏遇楊公皇華是使天子之毗紫氣青牛五千言之道德彤墀丹鳳十八學之瀛洲三韓外萬國西聲名藉甚百賦朝千詩暮才調優餘使我鮮生肯此燕賀敢不望金闕而鼇抃擧之盖使猶夷斬樓蘭而懸街

竊慕傅子之壯節伏中行而鞭背寧事賈生之謾談

館試策題

問國家痲隆惟倚法制美惡法制所大關必賴培根而取實唐虞尚矣至周而備三年一大比取俊士秀士造士其制皆可法可歷指而言歟號賢良方正醇正之學得之似矣而間以阿世之曲何歟稱博學宏詞惟山斗能稱其名而終不得中何歟或以詩或以賦或以射策或以身言書判果皆得名世者否歟家不蓄文選而馴致相位平生不讀孟子而終顯美名士之進不由是而有他路歟劉蕡以直言下第杜牧以宕子擢魁溫庭筠以放佚不第齊皞以

名卿之弟見屈王參元遇火災而後登科劉幾桊覩以險怪落榜其中不中亦有公不公之可言歟佚喜佚雲長韋羣玉尉遲汾等十餘人韓退之一薦于陸貟外不出三年皆聯名登朝而歐陽脩宋朝之退之其知貢舉不免尾磔之悔何歟退之子厚生不相陵而其孫其子同年而第亦賴死托之勤歟蘇子瞻拔爲第一正滿天下之望而獨周必大恨之何歟三書古字而不得成畱草丌上而被擯占誤持書帖而得見傳亦有命存乎其間歟題以卻敵弓問之禁卒而知則其不爲觧義可知題旨拂己意投筆而出告毋廢舉其一不爲改題可知何今之慢有司者異是程朱

動遵孔孟而皆踰此進孔孟亦求進取歟或獨三條或章
八角或夜試或白日試亦可詳聞其制歟吾東方效慕唐
制崔致遠李穡俱捷於中朝何修而參藝文志何失而來
紅半落之譏耶鄭知常脯金富軾而取禍互有詬詆亦有
是非歟我朝設條目惟古制及華制是依而或同或不同
何歟枝查封彌應辦諸官皆倣象中朝而獨隣簾重考之
良規猶未也得無有循私諉操之失歟中朝則士着旗衣
不懷半句書犯律者老死烟臺我國則各挾諸書恣所剽
竊而不得禁中朝則簞屋拘士使不與相識通而我國則
朋儕聚首摸擬竄掠中之者率多僥倖或客勝於主或雷

同兩棄何以則遵華更張得其宜歟或曰生進詩賦分兩塲華四書疑五經義使無模襲之陋或曰經傳疑問不可廢只可恢拓文體而新之或曰律詩取及第如唐可以待華使可以振衰文或曰風雲月露不可以試大科何者爲得上庠之士滿圓點三百赴館試半圓點百五十赴漢城試意在衛聖廟也居首齋房只長趨利之習得無曰汜啓爭端耶其所讀經傳塗紅抹緑間附淫褻之辭以資其記誦英雄豪傑鴻儒邃學亦出於此中歟譸張虛辭請易試題適意而後止聽之則國體將不嚴不多讀書昧於題義敢問諸考官言之則士學將不慱欲禁玆習何以則可又

有甚焉外方舉子媢猜賓貢穿圍撤場無歲不然將重士名不究功之乎抑施峻刑以痛斷之乎將嚴移籍冒赴之律以止其鬪乎抑嚴考官挾私之禁以澄其本乎抑亦隔帳試官前令臺官坐帳外檢多士如華制而可乎何以則法制盡美致溉根食實之效歟諸生首善之選士也其必講之乎素願問救弊之策

式年殿試策題

王若曰自古資民爲生莫衣食如也而衣食之外別制錢幣者其義何居其創始亦自何代夏貢惟金三品而後代曰布曰刀曰龜貝者抑何據歟虞時用六府而太

公增以九府亦詳略優劣之可言歟秦幣太重漢改以莢
與四八銖至六朝復革以鵝眼果孰得而孰失歟古人或
稱兄或稱神或以阿睹不名其好惡不同何歟我東方治
倣中國曰羅麗來亦有所謂泉幣如古者乎至我國惟
祖宗創業治具畧述古帝王又無一事非華制而獨於錢
或用或廢一未收大效將治法有同異不必強循耶抑民
情安姑息局見聞無則古之意而然耶今中國之民家殷
人足而我國之民無不貧寠困苦如非征賦有輕重經營
有勤慢以致之必由不識理財裕民之道故也自我 先
王以用錢便否博採庭論而不果施逮寡昧銳意法古導

華毋隳我丕業而頃詢二品以上未克斷而行之在今其可行歟不可行歟子大夫俱以俊材被精掄咸造在庭願聞援古酌今蘇民活國之策

禮羅賦

黄河淸叅階平聖王作世道亨渴賢其心顧俊厥誠二十年間至治玉成國子先生佩絲綸之命宣菁莪之澤擧廣典於掄秀蒐群英於芹璧圜二百之士於一塲之中乃名之曰禮羅有生未至章甫戱之規步而來居客之右再拜而請於國子先生曰魚鼈之在淵漁者取之鳥獸之在藪獵者狩之取之吾知其以網狩之吾知其以罟粤若萬物

之景靈非麟非毛亦非羽試觀今日之羅罻爲名之以禮
先生曰吁子來前一人之身萬機星繁九閽之内庶務縷
錯惟耳目不越于軒墀豈獨力獨智之能斡必賴惟吉之
士以左右厥辟于以輔元后而賛治化然後君其君而國
其國是以若昔大猷聖帝明君明目達聰闢其四門敷求
哲人用恢賢路使夫巖巖草澤之士結大緌而紆長組牽
簪彈冠而相慶龍鱗之攀而鳳翼之附也然而仄陋之陬
寂寞之涯自重之賢不售之士不閔乎懷寶迷邦之歎無
陜乎漱流枕石之志苟非時君之彈禮執贄俛首於風塵
必欲使蘭無隱而珠無遺而馨香自聞而寶自臻莫若以

在我秩秩優優之禮而感動而招徠之也於是明其大秩自我肅哉盡其節文待以折節立其儀則卑以自屈忘萬乘之尊下匹夫之賤無遺其名一藝必錄其占小善有如漁者獵者普張其羅使飛者走者羽毛者爪牙者無令得逃於衆目之中羅以致之於公家也此禮之所以為羅而王者以獵賢士而蒐良弼也觀其天理為綱人事為目五庸為紐四維為絲結之以三百之曲張之以三千之儀責之以戔戔玉帛飾之以孑孑干旌于以布之箕潁之郊于以舉之圭竇之間窮深極遠搜海剔山植髻之徒罝兎之流龍翰之輩鳳雛之儔牧野揚鷹之士渭川匪熊之傑從

天從地從四方而來者紛々籍々接翼而側足咸見罹於一羅之中竟獻獲於九重之裏萬鍾如四膳之嘉五味如六禽之羞三聘之勤加於三田之禮三接之懇勝於三驅之禮然則是羅也非詹公之所施非滿子之所結彌山絡野豈虞囿之羽獵也風毛雨血殊子虛之所誇者也士乃瞿然驚惕然悟逡巡而謝不知此身亦在於禮羅之裏也

一士與大爭賦

草堂春寂書窓晝永盡日目討一部宋乘至文丞相盡忠報國之事慨然掩卷而歎曰天不佑大宋欲使犬羊移其國天祥爲亡國相欲以隻手扶其顚天不假天祥天祥不

顧天者天祥者忠於宋而敵於天者也言未畢形弛軆倦
拋書而眠身御冷風上下翩翩上有一帝京其白玉下有
一士臣乎宋國玉京之帝致辭於家國之士曰咨汝下土
宋丞相文天祥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惟克有德厥祚斯長
惟汝有宋越自庭亂家法雖正國勢不振仁厚有餘剛斷
不足後嗣不辟委靡日極鍾山之豎子亂政二君幽死於
沙漠奈家之小兒奚國江南作偷安之域鴻儒碩士鳴道
於千秋畢竟同腐於草木式至今日民意已去歷年三百
亦足於汝矧汝有生稟命於予予助汝歟汝順予歟汝雖
培之予將覆之汝雖振之予將閼之惟予與汝孰成孰敗

天祥仰首而呼曰越我玉皇上帝蠻夷猾夏帝舜垂戒戎狄是膺周公有訓蠢茲鐵木沸脣伺釁凶水草性肆牛羊力腥穢我神州禽獸我中國孤臣之忠憤激功大義昭揭手日月茍晒手而扶義豈云死灰之不燃銳杵臼之復趙期樂毅之存燕惟帝無親惟德是輔惟帝有命惟人所召厥或靡常豈不天道帝如溺之我當拯之帝如亡之我當興之惟帝與義孰負孰勝於是結溪洞之蠻俠召吉州之豪傑與秀夫而入衛共世傑而建策封二王以圖廣陵責知府而守臨安天祥拂上帝上帝不能開也以立藩鎮之謀爲迂闊出制置於江東以竪淮東之策爲輕戰終見沮

於宜中流血板橋之下僨師空坑之中上帝抑天祥天祥
猶不挫其謀也至若天祥為宋復梅州上帝為元逼宋於
泉州天祥為宋復眉州上帝為元逼宋於崖州天祥為宋
殺秀王于臨安府上帝為元執天祥于五坡嶺盖天祥以
忠上帝以命上帝以威天祥以義天祥與上帝爭之之不
勝爭之猶未已也莫尚者上帝而與之爭者惟天祥一士
也上帝亦恐其不勝始幽於燕獄而終尸諸燕市也上帝
亦哀其忠乃命羲和戢其曜數日而止也余於是耳其言
目其事遽遽而覺欠伸而起視之無見惟一宋秉在几也
吁人與人爭勝敗尚係於強弱矧人之爭於天將鬬智耶

抑鬬力耶知其不勝而故爭之大哉文丞相之忠義吾用是賦之以戒爲人臣懷二心全身而畏死者也

擬宋朱陽祖進八陵圖表

淪没胡塵二百年未雪九廟之耻歸來故國三千里敢獻八陵之圖在徽東猶若參於聖心爲何似竊念金虜之猾夏遠自靖康之初年二聖北轅之莫回風霜五國一片南土之僅保腥膻九州慘矣祖宗之汴都淪爾荊榛之賊藪列聖之園陵安在舉目而山河有殊孰尸奠蘋蘩春秋霜露之可惻無人護松栢樵牧蒭蕘之不禁石羊埋沒於草萊短碑顛倒於岡陵剝凶醜無所不無父又無君而臣子何

豈忍見利不見義灞陵之石槨何固驪山之銅泉不完有
孝子有慈孫莫保一抔之土在天魂在地魄應抱千秋之
冤侵地未復於我疆戴天寧容於彼賊欽惟皇帝陛下誠
深敦百行之本志欽復九世之讐事亡如事存寔曰所生
無忝致哀亦致敬嗚呼先王不忘缺突厥共殄隋之謀合
韓魏成滅智之績誰謂宋遠跂余望河北之道路即通至
于岐下率水來江南之信使不絶乃令犬馬之微物俾薦
香火於先陵夷陵變谷凡幾年乎傷心慘目有如是者目
羹墻而猶見孝子雖視於無形地南北之異區明者或有
所未覩曰乎此識乎彼孰若繪素之惟肖接於外動於中

莫如物色之易感格君心此其時也進陵烏可已乎伏念臣之康封丹腰之村慕穎叔含肉之孝將帝命於黍離之國哭聖廟於蒿荻之鄉覽山原觀水泉摹毁撤陵寢之扶分左右明向背寫蕣蒼蕪穢之容畫八皇仙寢於尺綃幅九重寶扆之乙覽吳兵發平王之塚竊期包胥之報仇越人殺夫差之親願效會稽之洒耻

烏籠章

烏龍魚笱入順出逆艮畔之金司我闔闢興而比也烏龍魚笱八易出難巽中之穴云我徐還興而比也烏籠二章章四句

附錄

祭文

天啓四年甲子八月五日猶子活敬祭于叔父故吏部侍郞柳公之靈嗚呼父耶母耶天耶地耶時耶命耶其使我叔父之德之善而至此極者何哉父母雖在冥漠豈欲其子之死天雖蒼々茫々帝實主宰地雖頑然載物惟均豈使人之無罪被戮謂之時也則 國新反正政必革舊豈有誣告而寃死者謂之命也則不參賀班不就 召命豈宜立巖墻而命云乎哉夫人之哀慟慘怛必呼父母呼天地呼時命以籲其寃旣非父母天地時命之使致則叔父

之至此其孰使之然耶嚮使叔父恭就　召命與衆人偕
詣對獄其釋也必先於衆人以匹夫匹婦之智猶知其必
然況以叔父之通今博古讀萬卷書者其於死生去就之
分必自知較然而視斧鑕如赴樂地豈無平昔所定而若
是哉嘗聞叔父處楓嶽知　新王卽祚草亭與高僧不欲
以管仲晏子自居及至寶盖山題寺壁以孀婦詩一篇抵
向邑過國門不入〻西山息焉時諫官論奪其爵至是此
志愈確竟以伯夷之不事方孝孺之盡節爲對獄之辭其
所不就命果是不事之義盡節之忠而無他斷〻者也嗚
呼視死如歸含笑入地棄形骸不翅若土木知有義而不

知有手足知有忠而不知有身體手足雖分身體雖觧猶有尊手足者存重身體者全此叔父之所以捨生而取者也嗚呼人固有一死處死之爲難死得其所骨亦不朽世人不識臣節不徒不稱又從而非之乃以伏節死義至與妖腰亂領者次比籍財孥戮餘骸未掩諸猶子亦皆坐遷南北哭不得憑土殯奠不得拜木主天之報施曷其漠矣雖然捨魚取熊公之志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則其重若彼其輕若此豈以鴻毛易泰山哉所惜者以叔父之節義文章不出於中國而生於小東平生所著文集不獨擅東國將爲天下最者率皆

湮沒磨滅文彩不表於後世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其磊磊軒天地之氣必不隨烟雲而泯泯將上而爲奎壁其與傅說之箕尾方朔之歲星李白之長庚並列於青丘之分以拱北辰不然其必化而爲散木不榮其葉不美其柯處乎材不材之間不受又之斧斤矣嗚呼歲月荏苒祥日奄及敢陳菲薄望哭一酹嗚呼哀哉庶幾來饗

獻議

判中樞朴宗岳以爲臣於野史中見柳夢寅事反覆講究終有愍其跡而恕其情者未嘗不掩卷而歎也盖夢寅忠於所事不以存亡明暗而易其操屛跡而入西山作詩而

擬孀婦百折不回一死自期則雖謂之終始一節可也且以供辭觀之明知天命之所歸初無悖說之可執則豈容加之以人臣之極罪乎是以至今尚論之士自不無爲之惻傷者矣學者奇自獻金元亮同時被告而自獻則以立異凶論覓蒙伸雪元亮則先正臣宋時烈爲作墓文推虎以觀夢寅之爲舊君盡節而身陷大戮名在丹書者其所稱究不是異事况夢寅在昏朝初年一經亞銓而與凶徒議論歧貳沉淪散地放浪山水者爲十數年所則之朝顛末亦有可取者依奇自獻例特許洗案以爲樹風勵世之政而事體所在亦云不輕惟在博詢在廷務歸至當伏惟

上裁

左議政金履素以爲柳夢寅之死今將二百年而前後朝廷之上曾無議到於此事者則今因其旁孫之上言遽然決處恐欠審愼之義而詩語之未必爲逆地名之偶與相同搢紳間記載論說果亦有之若以其時獄案詳細考出則或不無憑據參互追加決斷之道伏惟 上裁

判義禁洪良浩知義禁閔鍾顯同義禁柳誼李漢豐以爲人臣事君忠義惟其所在而致命不以明暗爲異節自是經常之道今者柳夢寅之伏法罪在不參賀班諭告詩辭而其所引擬雖云不倫只暴自矢之義初無犯分之語則

當時之斷以極律盖出定人心防後患之意而寔考立朝
本末其在昏朝未嘗膴仕終能岐貳凶論屛跡窮山及至
更化之日甘心廢蟄自附於不貳之義故伊時老成之言
既有傳生之議後世有識之士尚多慼傷之論如文晦等
所告之人既皆伸雪則今其傍裔之訟寃不可謂濫越而係
是年久重案大臣獻議甲乙不齊臣府不敢輕議 上裁何如

謚狀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
府都摠管行嘉義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

府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於于堂柳公行狀
粵于柳公之沒後百七十有二年春公之旁裔琢上言訟
其冤 上命金吾議大臣以聞 下教若曰如恨齋寃者
百年而人莫有議到於伸屈雖謂之欠事闕典可也大抵
柳夢寅事蹟輿儓誦之婦孺傳之不待老成長者從緩之
說槩可驗公議之不誣人臣之捐軀捨命其爲辦大節則
一也熊魚之所取難易各異從容就義勝似慷慨殺身夢
寅者豈不是難之難者栢舟之唱莫云下俚鄙辭南麓之
詠誠爲千古絶調其音如怨如訴其義如興如比見者掩

巷聽者墮淚此又夢寅爲人爲鬼之節拍其在昏朝也守
正而屛跡甘心淪廢逮夫 改玉之辰日月光華大明中
天乃能矢心不渝亦未嘗於當分上絲毫有玷缺處奇自
獻之同時被誣而恕不加罪因他伏辜而旋獲復官獨於
夢寅反以夢寅之操行竟歸勿論之科者有非所以處吉
與金時習諸人之 聖志也且聞夢寅之親侄瀟溪自謫
蒙 宥一爲騎堂一爲承宣云爾則 聖朝聖意尤亦可
以仰認然而丹書鐵案尚在王府今於博詢雖有甲乙之
論事苟當焉且有光於仰體 志事之一端則何待參差
之爛熳柳夢寅伸雪事特爲依願施行是年秋旁裔榮道

又上言請貤贈　下教若曰風雨蕭々拂釣磯渭川魚鳥知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採薇云而鷹揚比[illegible]業勳臣夷齊就而自況者故處士金時習題渭川垂釣圖詩意也大抵臣之忠女之貞一也君雖無禮臣不可以不忠亦猶夫夫雖不良女不可以不貞也故屈原以楚懷爲君而方其行吟澤畔哀怨悲號也輒皆以夫婦比況此乃故參判柳夢寅老婦詞深得離騷遺意與時習詩爲伯仲而可使若臣若女之懷二心者顔發騂也等是節耳慷慨與從容之間不必軒輕而從容比慷慨爲尤難向於夢寅仲輩判語中特拈時習一人於　端廟諸臣中盖有以

也夢寅嘗佐銓衡而躋文苑矣和光同塵何官不做而顧
乃歧貳凶論脫屣名利甘自放於山巔水涯與韻釋悟僧
紀臘結夏此時習之傲世逃俗永失不歸之淸狂本色及
季被逮對吏西山一語宛轉雍容有時習渭川詩一般氣
味尙論之士其可以時習之雪嶽夢寅之皆骨差殊觀耶
若使當時掌獄之臣體 聖朝寬大之辭教置夢寅於勿
問之科任其所之則決知其採西山之薇飲西山之氷以
終其身如時習不受點瑕畢命水落之爲矣時習夢寅二
人者所慕者夷齊也一生一死之不同特跡耳時耳腔子
裏從容取義之赤血丹忱百載相照無絲毫出入則 朝

家之所以施於時習者可不施於夢寅乎且余徵其稿之
騰行於世者而見之其詩文幾篇太半是離騷壹欝不平
之鳴掩卷興感欲施加等奬異之典者久矣除見其族孫
蹕路號籲益知其子與侄之狀實其子瀹與其父同死其
姪瀠不仕昏朝脫帽投地遁入於北關及其叔事出坐竄
來者亦可謂是子是姪曾所欲施者何必更有鄭重故
吏曹參判兼藝文提學柳夢寅贈秩正卿賜以美謚其子
瀹復官其侄瀠亦贈堂上三品職勿論廢支勲府凡係沒
入之臧獲計即出給用故忠臣朴篪例曰令諸柳就旁派
中定嗣孫奉其香火嗚呼日月光華大明中天乃能矢心

不渝亦未嘗於常分上絲毫有虧缺處此二十七言惟
聖人可以辨得此說到此而公之一死之心始躍如于前
公又何憾公字應文於于其號也一號艮菴柳氏系出興
陽以高麗丞相英密公諱庇為鼻祖考諱檍主簿贈吏曹
判書大父諱忠寬司諫贈都承旨妣驪興閔氏參奉褘女
追封貞夫人公以嘉靖己未冬生稍長眉宇端嚴才思頴
發長者期以遠大之器配高靈申氏判官栻女牛溪成先
生與判官公有通家之誼一見公奇之自是文望漸蔚尤好
氣節讀史至古人伏節死義處輒擊節悲慨中壬午司馬
魁己丑增廣第庚寅由藝文檢閱出為江原都事旋以質

正宮赴京明年壬辰復命于 西狩行在俄還司書間與
月沙李公周旋經略幕府歷薇院栢府選入瀛館時八路
創殘朝廷以公練達輒授繡衣或巡邊按撫之任遍行諸
道己亥丁母夫人憂服闋陞階授同副承旨移大司諫歷
銀臺及諸曹佐貳丙午出按海西節戊申陞拜都承旨二
月 宣祖昇遐 仁穆大妃下 先王手敎於七大臣公
在院即頒之爾瞻等嗾凶黨攻公甚力公退居西湖己酉以
聖節使兼謝恩使朝京遇琉球國使琉球使聞公名驚曰
作行窩記柳某耶便下床拜辛亥左遷南原府使癸丑除
同義禁凡爲 西宮而得罪者一切平反凶徒側目自是

公不樂於仕拜吏曹參判藝文提學漢城左尹或一再膺而
非其志也嘗遊南麓有詩曰滿城花柳擁春遊玉手停盃詠
栢舟壯士忽詩長釼起醉中當斫老奸頭書揭京兆府壁蓋
指三昌也凶黨欲搆詩案而未果戊午廢 母論起收議在廷
公抗言曰有大臣焉臺諫焉散官非所當與爾瞻等共攢
斥之公乃放跡湖山深棲楓嶽不問山外事者五六年公
之從子副學公瀰亦同時屛居與李月沙及李東皐北南
郭諸名流作甲稧有詩痛飮相視歔欷蓋自己酉至壬戌
十四年叔姪雖名寄朝籍無一資半級之推遷焉癸亥
仁廟改玉公以此時之不可偃處即日下山別同寺高僧

歴叙古今死節之臣如子路荀息之死亦不爲非題詩于寶
蓋山寺壁曰七十老孀婦單居守空壼慣誦女史詩頗知
[illegible]姒訓傍人勸之嫁善男顔如槿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
粉徒還西山之楸下語其子修撰瑜曰我志已堅今不可
改汝則不必效我須佐 明君保我家聲而已有文晦李
栝者上變告曰奇自獻一隊人謀復光海柳某父子亦入
其中矣是公父子同時被逮修撰先公栲死公供曰光海
之必亾頑孺亦知 今王之有聖德奴隷皆誦之豈有背
明君復昏主之意哉委官曰何往而不參賀班公對曰往
在西山又曰父無賢愚而子當盡力君無明暗而臣當致

命寅齊方孝孺所遇不同而不事二君一也願從方孝孺
遊於地下曰誦孀婦詩曰以此爲罪死無所辭委官李梧
里元翼啟義而釋之元勳金瑬獨以爲其在嚴隄防之道
不可不殺遂論以極律公任副提學潚承旨湊檢詳活坐
謫追表後蒙　省除騎堂承宣畿都公無他子只有側出
女公之親屬斂公遺骸葬于加平榛坪里酉坐原申夫人
先公五年卒至是同祔衛率公凝字永叔自少從事爲己
之學晚以蔭補爲翊衛司衛率當廢　母論時脫帽投地
曰三綱絶矣尚可仕乎遁入北關轉隱于楊州之西山躬
樵爨以養親及癸亥朝廷以立節旌朝方擬以掌憲之官

會坐叔父事竄興陽楊州多士陳章訟之 上曰柳某名
節予亦稔知矣議于朝移于鐵原久堂朴公長遠爲之立
傳今贈吏曹叅議噫公之一門何其多烈士也太史公曰
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伯夷聖之清者也自夫避北
海而歸西伯之養以大老聞於天下宜無待於夫子一言
然得求仁得仁之賛而萬世之論大定不有托重於一言
安知不如王介甫叩馬之辯不勝其紛然而反疑於紫陽
夫子之編於小學也若柳公者赤心未暴丹書至嚴讀書
窮理之君子亦莫或議到遑可論於疏其鬱而闡其幽也
乃我 聖上爰發精義特揭大經拔之沉淵覆盆之下伸

雲之貤贈之推而及之於若子若侄煌煌屢百言前後昭
布無智無愚無賢不肖皆知於于公之爲忠臣自今經千
百年將無異議矣 聖人之一言也然議者徒見其旁
裔之顯而有是 命殊不知 聖人權衡之運已定於萬
機清燕之暇經史研究之時也粵自臨御以來忠臣烈士
孝子貞女摧枉不伸掩翳不章遂於掌故者之所未能搜
剔者舉被發揮布在朝野公之盡忠所事而豈不在淵
鑑旋别之中也特因其顯而發之耳猗歟盛哉夫何事於
我李公之文章與崔簡易相上下月沙之主盟也嘗欲以
公自代公貽書固讓語用諧調卓犖不羈此亦可以知公

所見者大而不沾沾於自足也公所著述凡四十另榆岾僧感公節義剞劂藏于寺間被欝攸以東柳文傳於世者不過斷爛若干卷及野譚四卷而已何其寂寞也然公之忠赤已昭揭日星文字之多寡有無顧何足較論也公之旁裔寅漢珪等聚宗而謀之立孫尸公祀仍令來請狀於不佞甚勤蓋以不佞為藥峰公之後義不敢辭謹書此以諗于太常氏

資憲大夫原任吏曹判書兼　奎章閣檢校直提學達城徐有防撰

於于集卷之六終

於于集後集後叙

前集六卷刋出一百四十一帙後集六卷坐財匱只印四十帙至於續集若干編年譜一編野譚四編未能並梓深庸慨恨役始于辛卯仲冬之念六工訖于壬辰季秋之念一凡二百九十一日總六百二十二張是舉也惟我宗黨諸人之志願寔余家親之誠力所到不肖縱未效絲毫之勞然竊惟是集之刋將不朽於千百世先生之平生著述多出於憂國傷時而簡而嚴贍而實亦可謂國語也詩史也且有徵於諸贒之所批評野史之所記載而至若投詩而觸神

龍楚文而走衆魑黒風雪意之詠南麓栢舟之唱悟
釋摻袖之語窮山題壁之句不徒續梅月堂集不徒寓
離騷遺意堪與採薇歌並傳而亦足為血淚交流之
詞可藏之名山可布之通邑大都可傳之天下後世而
中國人之紗籠懸板琉球使之下床便拜庶復覩於來
世竊有感於斯敢以言志節義夷齊方正學文章左
馬杜工部卓乎千古於于翁天下皆知東國柳八
世旁孫榮茂謹識

檀紀 四二九四年 八月 二十七日

